

知申事安崇善陟三角山晉賢峰相其山脈禮曹左叅判權蹈上言
曰竊謂周公孔子大聖也制禮作樂垂法萬世者周公也繼往開來垂
教萬世者孔子也是故爲治而不法周公孔子未見其可也今揚善上
書之事臣未知其詳聞之人言以承文院爲國之明堂而景福宮非明
堂也不可不營建宮室而使常人居之地德所鍾或生豪傑非社稷之
利也於是命大臣相之又命集賢殿叅考地理之書以備顧問臣未知
風水之說出於何人其應之吉凶果如所言而關係國家之利害如是
之重則以周公孔子憂國慮世之盛心何無一語及之初爲此說者果
賢於周公孔子乎司馬溫公朱文公亦大賢也擇葬之說溫公極論其
非而文公亦取之是必有所見矣然則風水之說周公孔子之所不言
溫公文公之所不取其爲誕妄而不足信昭然可知矣揚善之學粗而
未精則其不可信無疑矣臣初聞是事謂殿下必不信也及聞命大
臣登山而相之又命集賢殿而考其書大小洵洵相胥浮動然後知
殿下不能無疑於揚善利害之一言而致此紛紛也以殿下之明聖
極知揚善之誕妄而不能不動於聖慮其邪說之利害如是之慘臣雖
愚昧切欲請對武案極陳所懷而誠畏天威反覆籌之未敢即請於今

月十一日瘧疾作其勢匪輕旬月之間似未敢進闕區區之誠無路上
達不勝痛憤觸冒天威敢陳管見伏惟 聖慈垂察焉創業垂統之主
其見遠而其慮深我 太祖神謀睿筭高出一時臣民之上雖一獮令
之出亦未嘗輕以處之况定都營室事之大者豈無稽而臆定之哉希
進儉小之徒利於干君千謀萬計以中人主其言懇惻纖悉聞之若甚
可行行之則多不可雖或行之必有後悔古今通患也揚善何人哉今
信其希進輕薄之言而疑 太祖之所定其可乎且揚善果有豪傑出
之言則是故爲幽遠不可測之言以動 殿下而冀遂其所欲也其計
可謂狡矣夫自宇宙以來帝王興替不知其幾其以壓勝之術而防豪傑
之出何代乎苟以壓勝而防其豪傑之出使國祚傳之無窮則周公孔
子必先爲之矣豈有是理而周公孔子不智不忠而不之爲乎又未聞
傳記以來某帝某王所生之地吉爲帝王也借曰有是理豪傑之伏也
無盡天下之吉地其可悉壓而悉防之乎臣嘗歷觀前古之興廢繼世
之君雖甚昏庸狂悖而祖宗深仁厚澤固結人心人心不忍去則天亦
不忍絕之故欲傳祚之遠者須使深仁厚澤固結人心而已三代尚矣
漢唐以下之興廢亦不過此然 殿下之所洞昇故臣不復枚舉而贅

陳之且我漢城之都見於圖讖前朝之時或營宮室或來巡幸非一
二矣未防聖朝之興苟有天命豈以智巧之私所能防哉隋煬帝殺
李金牙而晉陽之甲卒興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而陳橋之變忽生周
防自謂密矣而貽謀遺後之未得其道何救於亡哉古今明驗如此
而揚善以左道惑 殿下借此爲說以感動之其亦小人之尤者也
善乎唐太宗之言曰居天下者唯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
在懷夫以太宗之賢猶能及此以 殿下天縱之聖獨此一事反出
其下臣切羞之臣切痛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使集賢殿
講其書而將以備顧問臣尤驚駭也昔宋招宗使道士陳景元校道
書范祖禹以爲損朝廷之體而深闢之使道士校道書何害也然以
出於上命爲不可況以恠誕不經之書親賜觀覽以求其說乎其不
可也必矣惟我 太宗大王嘗欲觀杜詩臣先父臣近以爲非人君之
所當學請講周易 太宗從之杜詩尚且不可其可以異端荒唐之
書講於經筵之上乎且人君之學其體固異於學者之學又安得百
家衆枝之流又一一學而攻之乎大非人君爲學之體臣深爲 殿
下不取也在 殿下之明睿學之固不難知之亦無所害如或後世

効而尤之未免感於其說則其害誠有如夫子之所言矣烏可不慮
 哉臣固知 殿下之終不信也然而大臣相之集賢講之致物論之
 紛紛如此之甚非細故也伏望 殿下扶正理而抑邪說念愚臣而
 察孤忠罷徃相之命停集賢之講以杜邪說以安衆心遠則思周公
 孔子邇則遵 太祖太宗尊六經而黜百家正心術而辨邪正仁義
 道德之化行於上孝悌忠信之俗成於下人人有親上死長之風則
 國家自有盤石之安矣臣性本庸愚癡惰不學雖欲有言文不成章
 未足以感發人之心目矧以鄙賤之言豈足以感動高明之鑑哉然
 其區區愛君憂國之心有不能自已謹冒昧以言伏惟 聖慈垂察
 焉 上御思政殿引見安崇善金宗瑞曰大抵人臣愛君憂國而陳
 之無隱則言雖不中其高國之忠至矣然或生豪傑之言則非揚善之
 所發亦非予之所言豈以壓勝之術而敢舉此事乎必無是理也若
 惑於地理則今景福宮明堂無水虜王滅侯之地昭昭載在史策且
 卜者曰去年運行多蹇難以經年予尚不惑仍修闕而暫無避去之
 心豈惑於地理之說乎且以揚善利於干君以左道惑主是亦小人
 之尤者也揚善雖曰不肖然以所業執其所見而言之可謂忠而豈

可謂之狡乎況古今帝王豈無因其所業而取其所長哉揚善以承文
院洞爲明堂雖不足信予欲相其地勢以知其是非耳蹈若曰景福宮
祖宗所營仍御勿遷則所言正大予乃嘉之以地理之書爲不可信
則予不取也地理之書非正經兩間或誕妄然不可專棄古人以郭璞
專尚地理者擇地葬母反有亡身之禍故指爲虛妄然宋文公固不取
地理者也而猶與術者擇其葬身之地於遠處古人猶且不廢及我
祖宗開國建都乃相地理而定之至於臣民之葬其親必觀山水之形
地理之行於世匪今斯古 太宗嘗曰不用地理則已矣如其用之不
可不精且地理之書曰居幹龍則枝龍斷居枝龍則元氣絕此言未或
不然而况 健元陵皆用地理而定之則獨於營闕廢地理可乎且不
知彘陽村之時蹈不用地理而獨取其水深土厚乎向者卒左議政柳
廷顯言於予曰水陸齋僧誦經闕內甚爲不可請罷之予從其言即罷
誦經若水陸之設其來尚矣不可遽革予不即從之厥後廷顯臨終
囑飯佛齋信之費於其子璋幾至五千餘石人皆笑之今入於朝廷則
以禁神祀爲言退家則惑於神祀者頗多爲君爲已之謀自相予者昔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止之厥後巫臣通於夏姬而奔晉子反

請以重幣錮之嗣王曰其有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矣
今權蹈爲君謀雖善而其所言則過矣且以予惑於揚善之邪說欲防
豪傑之出是豈予之心哉後世之人若見權蹈之言則孰不以予欲防
豪傑而爲此事也予欲非之以上書之事加以罪責是亦不可姑置勿論
崇善啓曰或生豪傑之言非 啓下所教又非臣等之所聞蹈妄引宋
祖隋帝之事而言之過矣然以其所懷上書反加罪責則非徒蹈之缺
望後之言者亦畏縮而不言從此言路塞矣乞恕之召蹈問豪傑之生
之語非予之言又非揚善之言卿誤意上書過矣卿出于私意而戮歟
聞之於人而發乎蹈對曰聞之於人 上曰知之○丁卯轉上護軍金
加勿米豆共十石紙五十卷加勿投化者也知用槍之術常領防牌以
木杖相擊隸習用槍之方○戊辰黃喜金自知河演鄭麟趾安崇善等
率李陽達等登白岳山觀之又登鳳凰巖觀望李秦申孝昌崔揚善等
曰普賢峯正脉直入承天院之基正玄武垂頭之地國之明堂無如此
地李陽達高仲安鄭袂曰普賢峯正峯直垂白嶽峯二論紛紛 上曰
明日予親登白嶽入脉處決其可否矣○己巳視事○知康翎縣事梁漸
珍城縣監閔精辭 上引見曰汝往乃職敬慎刑罰勸課農桑以厚民

生○上幸白嶽中峯觀三角山來脉下鳳凰巖觀承文院山脉之勢李陽達高仲安鄭袂及崔揚善等各陳利害○兵曹啓今陣說稱癸丑陣說并陣圖令鑄字所印之頒諸中外令各道軍士肄習從之○吏曹判書許稠啓曰今 陛下聽從崔揚善之言使之更審明堂主穴景福宮太祖 太宗所建所居不可輕改請加揚善誕妄之罪 上曰景福宮以 太祖 太宗所建所居言之則予乃從之以揚善誕妄加罪為請則過矣天下古今焉有罪上言之人乎若是則蔽塞下情也稠惶懼曰妄言者加罪進言之人不可以罪 上曰大臣之言果若是乎言之得失在人之賢不肖豈可以誕妄為咎而罪之乎且揚善非以妖誕上言以其所業為言究其心則實出於忠懇揚善妄悖不遜人皆疾之若揚善趨利避害之人則誠畏物議而不敢輕發今者不避毀譽而言之非揚善不能矣懷姦愛已旅進旅退人臣之職乎揚善雖狂妄之徒不在此例予取其誠而憐之○上引見安崇善曰今日登白嶽良久看望又聽李陽達崔揚善等二論反復看望普賢峯之山脉直入白嶽今之景福宮止為明堂然承文院來脉亦非常處今李陽達高仲安鄭袂等非之以為承文院之基位微一也山水稍直二也朝對南山高三也以此為

咎其令風水學講究地理書論其利害以啓○庚午琉球國船匠進見
撮小船下司水色○刑曹啓谷山住良女藥奴呪咀殺人之事已承服
招令以其術施於雞犬不死問其故則曰囚繫累年呪咀之神不在於
身故無靈効耳請置於法 上命左副承旨鄭峯曰柳廷顯曾語予曰
呪咀之事真是虛妄若信斯術無辜之民枉死者必多願勿信焉予亦
思之無有此理今下藥奴之事于義禁府汝往與提調同鞠以聞往鞫
之路無所隱開說咀呪之術且曰速殺我問曰前此谷山留後司刑曹
初問之時皆隱諱到此何易服乎藥奴曰初則欲免死強爲辨明今不
能掩之詰之再三終不變辭其言哀切囚繫十年無有護養者令禮賓寺
給食濟用監給衣命峯更往窮詰對之如初峯曰 上憐閔汝累年囚
繫辛苦捶楚欲知情實汝果呪咀殺人伏誅可矣若不勝捶楚而誣服
則誠爲憐憫其以實對藥奴仰天大哭曰本未知咀呪之事其人之死適
當我饋飯以此疑之強刑不已期於承服不忍捶楚誣服今雖直納情
由又用刑杖我何能堪死等耳受笞杖不如一死請速殺我仍痛哭
峯回啓 上聞之惻然知申事安崇善等啓曰今藥奴已受訊杖
十一次義禁府又杖十五安有欲得其情而如此酷刑於曖昧之事乎

且古人曰罪疑惟輕臣等以謂置而勿論可也 上從之命還其家令
給歸路上粥飯○前判清州牧事李養上書曰臣竊惟尋龍大要求其
氣聚而已縱地有寬隘大小之異但聚氣多則爲吉山水稍有反背則
非吉審矣古人傳術之妙不越乎此臣愚陋淺見誠不足以識風水之
奧妙然心之所同然無間古今苟得其所同然亦庶乎目力之不忒矣
大抵營建宮室先相四神端不端今觀夫白岳之爲玄武勢若雄秀而
求其情則無入首懷抱之形論其朱雀則低平而弱顧其青龍則反背
而洩瞻其白虎則高亢而險四神之不端若此有宋牧堂居士蔡成禹
以爲地理之法不過山水向背四字而已辭約意盡摭括大全之指淵
乎旨哉行副司正崔揚善所相濟生院規局主脉磊落蜂腰鶴膝其氣
不雜雍容而入特起圓隴分布衆支四圍團集尊居局中此山家大則
特小之說為可據也何則華嶽之形撐空磅礴其氣猛烈踊躍而南來
止結局當此局中非特小之山不可爲主也至於朱雀則木覓正照願瞻左右
回環重複語其局心則中正無偏三陽備具此其氣聚之中又有取焉
之地也臣愚管見如斯伏惟鑒自 聖心啓下風水學○禮曹啓郡邑
太祖原廟朴陋頽圯間閣儀仗祭器祭品亦多不一故祭酌更定今後

三年一次山川壇廟巡審時並審原廟如有破毀汚染隨即修補從之○辛未兵曹啓議政以上使臣鋪馬之數未曾立法請於省宰使臣鋪馬之數特加二匹其知印錄事醫負典吏率行多少量事輕重臨時取旨行之○禮曹啓救日食儀注其日有司設殿下褥位於勤政殿階上南向典儀設侍臣位於殿庭東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食度在南侍臣分東西相向食度在東侍臣俱在西東向食度在西侍臣俱在東西向未虧前五刻兵曹勒諸衛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侍臣各服素服皆就勤政門外前三刻判通禮啓請中嚴殿下服素服有司陳繖扇於閣外青繖用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閣奉迎前一刻奉禮郎分引侍臣入就位判通禮啓外辨殿下升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殿下至褥位向日坐大陽始虧書雲觀官報有變有司伐鼓明復而罷判通禮進當殿下褥位前跪啓升輿還內殿下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奉禮郎分引侍臣以次出其日各司官負各守本司置鼓于廳事前未虧前一刻皆服素服立於鼓後每等異位重行向日立始虧執事伐鼓明復而止夜食無救○壬申對馬州六郎次郎送人獻土宜○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仍令致仕權軫

等議事一康寧殿非予私有乃傳之前世之寢殿也而卑陔且隘若至
老耄居此殿則必難見細札不能處決萬機予欲改造傳之後世如何
僉曰可一慶會樓管建未久補簷之棟已壓折欲改補簷如何僉曰已
壓折則不可不改一自古帝王皆重曆象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在璣衡以
齊七政予命製簡儀於慶會樓北垣墻之內築臺設簡儀欲構屋于司
僕門內使書雲觀入直看候如何喜等曰構四五楹爲便一藏義洞
太宗潛邸舊址今爲茂草予不忍見復作宮室以安父王之真如何僉曰
立原廟定爲萬世之典不可別置宮宇但令栽松爲便一景福宮未備
四門 太祖時置北門設木柵其後塞之而築城予欲復置北門如何
僉曰可一近者上書排斥地理者有之然我祖宗以地理而之都于
此則其後嗣不可不用鄭麟趾儒者也亦曰不用地理甚爲無據予以
爲地理之說不用則已如不得已而用之則宜從地理之設地理者曰
今景福宮明堂無水予欲宮城東西及內司僕比池等處鑿池開川引
流水濟橋如何僉曰可一景福宮右臂大抵皆山勢低微廣闊通望
無有抱局故於南大門外鑿池於門內置支天寺爲此也予以爲南大門
如此低平者必初掘土平之也今欲高築連其山脉置門於上如何且

自青坡驛以至南山連脉諸峯及興天寺北峰等處栽植松木使之茂
翳如何僉曰可一左臂架閣庫西邊山脉爲川水所激頽落頗多李陽
達屢請之予欲築城濬川如何僉曰可一宮城北面主山來脉行人通
路未便予欲築墻防塞如何僉曰可九此工役不可一時並舉酌其先
後緩急漸次除治 上曰明日黃喜廬開申商金自知等率地理人往
觀鑿池栽松之處又議曰權路上書曰或生豪傑非社稷之利也此言
聞之於人所謂人者何人問於蹈何如僉曰蹈自出已意上言則雖不
中不問可也無根之言傳聞於人而上書則問其所言之人可也召蹈
問之蹈曰上護軍朴堧與臣言曰今審承文院之基必是防豪傑之出
而相之也臣聞此言而上書召堧問之堧曰漢史載東方有天子氣之
語今審視承文院之基臣妄意疑豪傑之出而相之也故言之於蹈
上曰汝亦書生何不知事之根本而妄生邪意耶堧惶惑無地 上曰
罪堧以妖言惑衆之律可矣然老書生不知輕重而妄發口專掌雅樂
不無功焉只罷其職使之仍仕樂學○癸酉視事 上曰前此倭客之
來頗多近者何不如前申商啓曰九州兵亂自相誅戰故來往稀罕
上曰昔者本國使人往茂陵遇風漂於倭國倭國悉皆護恤而送予

忘之何島人也商啓曰石見州人也 上曰其後相通乎商對曰其後
一二度來本國本國厚待而送近來不來蓋因往來之險也○判江界府
事楊春茂馳啓今奉下旨放還拘置野人二名依事目開說曰前日興
兵專以討罪非戮及妻孥也故放汝本土歸語爾類若輸誠來降則虜
來妻孥必皆還之其人叩頭拜謝而去○傳旨司憲府設三別窰專爲
貧民前日漢城府並錄齊戶移文別窰別窰不顧立法本意並使富戶
貿易甚爲不可其推効以聞○賤六郎次郎米豆共五十石以請送琉
球國船匠也○以沈道源爲中樞院副使趙從生戶曹參判○初行司
正崔揚善上言穿川大路 獻陵主山來脉不可不塞李陽達 高仲安
曰雖有大路無害山脉宜仍舊命集賢殿參考地理諸書分別是非至
是集賢殿啓曰臣等謹以揚善之言逐條講究條列于後一陰陽節目
興廢門庭行道諸訣上文陽星峽註云主山過脉小處生石是也以人
跡往來多少爲盛衰大小之驗下文陰陽節目註云主山路斷爲陰節
目前應橋梁津渡爲陽節目以人跡往來多少以上興廢大小詳此文
勢則陽星峽主山過脉小處即陰節目主山路斷之地也陽星峽之盛
衰大小即陰陽節目之大小興廢也固不可歧而二之今揚善以廢之

大小屬於陰節目與之大小屬於陽節目則陽星峽之盛衰大小何以分哉非徒不識陽星峽生石小處為主山正脉亦不知興廢盛衰之意也陽達等亦以陽星峽陰節目折而言之亦誤矣陽星峽主山正脉地理諸書凡言主山者皆指正脉而言故言其左右擁護之山則稱峽門庭所言陽星九峽是也言其背走之山則稱鬼劫門庭所云鬼劫二龍是也陽星論云龍行得地不犯鬼劫之氣又云陽星須求血脉過峽又云須求四抱之內子不離母關鎖重重皆是且陽星九峽搥歌云須抱真龍骨脉推又娥眉峽讚詩云欲認真龍字細尋又寶蓋峽讚詩云聶聶來龍寶蓋遮其餘七峽之詩無非讚美之辭疑龍經關峽縱橫並護托聶聶搶旗左右隨又云三重五疊抱四來以此觀之陽星峽圖池湖石脉處即衆山止脉蜂腰路斷處而左右峰則擁護之峽也其非背走之地明矣今揚善言陽星之旁峽也故以陽星峽人迹制之其說誤矣一祖宗之下有散氣山氣色山散氣山註云自祖宗發足大頓小起如生蛇之渡水如冢木之飛空又云生氣攢聚如覆鍾如張蓋半石半土端正厚重而顯著是也地理全書形穴註云來龍似生蛇門庭三十六脉有飛禽走獸脉洞林照膽水口篇云山如覆鍾貴也以此文勢

觀之則叢氣者爲祖宗正脉明矣且門庭書允言山之氣脉正脉則以下字釋之旁脉則以左右釋之故紫微則言生龍而下天甲則言紫微之下天受則言天符之下此以山之正脉而言也天符則言天甲之右日月二龍則言天受之左右金雞玉犬則言亦出於天受之左右此以山之支脉而言也氣色註云叢氣而下則其叢氣氣色山爲祖宗正脉無疑矣今揚善言叢色者祖宗之旁峽也故以氣色制之其說亦誤矣一凡主山路斷者謂主山所過之脉一起一伏蜂腰鶴膝之處人跡自然經之非謂人力相殘雨水崩陷之地也故寶鑑論云帶路之脉乃富貴餘遠之地洞林照膽道路篇云四神有交路者傷亡又云主山與青龍白虎皆不可有交路指南詩云路行龍後皆無害弓抱前行更合宜地理新書塚墓道路圖註云允道去塚六十步者無害又云凡相地脉不以水陸其來去微微就中平處佳路雖陷害而脉相連注瑩原錄曰冢墓內不可有道宜相去六十步外無妨且地理圖蕭端明祖墳主山後脉大路斷絕唐太宗昭陵圖主山來脉亦大路斷絕然則允道之有害者以其交與近也一捉脉註云龍湖禪刹乃大唐僖宗太子開山言此後三世叢林興盛五世而衰衰後三世而復盛蓋以後龍有兩處截斷無

力所以有興廢而不常也揚善有注云截斷路終也臣等按龍湖禪刹
異端無足論也且言截斷無力則是山脈終截無氣之處也非指道路
明矣洞林照膽凶忌篇古路橫陷如塹者散亡之象也又云截大路者
人多病臣等按本文始面云九案山及左右回環歸向明堂下墳處並
須平正肥滿不犯凶忌則以明堂近地而言也且云橫陷如塹則亦非
蜂腰路斷明矣寶鑑主脉篇云斷山者謂山脉不相續破山者謂後龍
崩陷臣等按地理全書明山寶鑑七不可葬例一曰斷山釋云山脉不
續四曰破山釋云後龍崩陷郭氏葬書斷山不可葬也注曰山既斷氣
氣不隨來尋龍入式歌十二例一曰破釋云有崩破峯巒斷岡壞塹之地
或流水衝損或霹靂所驚則亦非指路斷而言也明堂論曰欹側崩破
是為病龍臣等按崩破與上破山文義同且言明堂則亦指近地也明堂
論曰若一斷而支體不墮四象分散是為死絕節目不用相之又云或
為洪水衝破或為相殘則敗龍敗龍者村里多敗也臣等按曰一斷
曰敗龍與上斷山破山文義同砂刑篇云山破人悲臣等按此亦與上
破山同八卦篇云葬不居天陷天井天塹又云後無斷壠前無巖險臣
等按曰天陷天井天塹者皆指明堂穴地而言也斷壠亦與上橫塹

同又斷山橫斬氣難連若是蜂腰却自然臣等按揚善自證云蜂腰却自然則蜂腰路斷之無害尤爲明驗矣又氣因形來斷山不可葬也臣等又按與上斷山回又李荃曰山有岡氣地有形氣鑿其岡斷其形則氣勢歇減矣故築長城而秦亡開淇汴斷地形而隋亡臣等按與上破山文義同言築長城開淇汴則亦非路斷之比且秦隋之亡豈由於此哉臣等竊謂自大初肇闢天地人三才之道並立而未始相離也是故上古聖人仰觀俯察建邦設都大爲州邑小爲村落其地山水必聚人物亦聚故山之南北低卑之處人跡自然經之勢不得不爾也厥後陰陽家始興而山水向背吉凶之說生焉然皆因上古山水之形勢分陰陽之節目曰以人跡往來之多少以卜興廢盛衰之大小其意若曰觀陰陽節目人跡之多少則知山川形氣之吉凶人跡多則是爲吉地而可以卜後日之興盛人跡少則是爲凶地而亦以卜後日之興廢非謂人迹之多少可以增損山川之氣而禍福其人也今揚善謂旁出之峽人跡多則其地爲善人跡少則其地爲衰則萬無是理也苟於旁出之峽適有舊路則猶之可也若果險峻則其可開新路驅衆人而踏之歟且歷代陵寢之地必於京都之畿內京都者四方人跡之所會故主

山路斷無地無之雖欲填塞終不可爲矣門庭地理辨妄篇云天下之事不遠人情但近人情即是吉地異書秘訣豈能外人情哉地理之要不過察山水二者而已私非難見夫成就之處山必來水必回人烟必團集若土薄而堵水峻而急人烟稀少則爲凶地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洞林照膽云陰陽家貴於心傳意會不可執一偏之說此誠達理者之言而後世相地者之準則也臣等妄謂獻陵主山路斷則是蜂腰之處又非交與近路則仍舊如何改下風水學○風水學提調前中樞院副使曾備啟竊觀風水之學所係至重而古人術法精微世多不曉加以曲學執一之徒恬於習常拘於管見既不知其非故自唐迄宋屢詔儒臣典領司天監又出秘閣之藏訪草澤之術校覈異同皆令取合於理以行於世以裨政治誠以宅葬者養生送死之大事也其在前朝遣使大宋請地理書太祖皇帝賜以寫本於是遵而行之未得其理纔知其理者尚未免迂恠不經之談使有識君子惡而不齒豈陰陽之罪哉我朝革古鼎新於諸學皆置訓導莫不精究惟風水學則不然其爲說者各將偏見皆自爲是競相排斥以爭是非豈陰陽之事無定理而未有歸一之論耶臣以愚昧再承提調之命深慮斯學之有缺也

命儒臣之有志者以爲訓導察驗諸書反覆窮詰使歸于一以開新進
則人不惑於他岐而術可正矣 上令禮曹擬議以啓禮曹啓令吏曹
擇其可者差任訓導從之○禮曹啓溫水人朴升漢父病卧五年侍藥
暫不離側又值大疫家人累死母亦病卧家人皆出避升漢適在外即
入家晝夜不眠嘗其泄痢孝心純至乞叙用從之○乙亥吏曹啓刑曹
都官掌奴婢官吏俾久其任從之○黃海道松禾縣山崩男五人壓死
○丙子詳定所啓自古帝王宮室必有四門依古制作北門常須關鎖
令人直守門外從之○丁丑受朝參視事○司憲府上疏曰人事感於
下天變應於上天人之際顯微無間今 殿下以天縱聖哲宵旰憂勤
昧爽聽朝以決萬機繼接輪對以達下情進御經筵講論精一性命之
學商確古今治亂之由仁已至矣德亦至矣宜致泰和雍熙之治今觀
近道淫雨爲沴暴風飄擲田畝之禾或有沉浸腐朽者或有簸挫漂蕩
者竊聞慶尚全羅道亦因久旱播種失時民將艱食此乃天心仁愛以
示譴告也伏望 殿下上體譴告之意下慮艱食之憂減損不急之務
抑絕無用之費儉以足用仁以裕民則天道順而人事得矣臣等敢以
管見條列于後仰瀆天威昧死以聞誠惶誠恐伏惟 聖裁一康寧殿

慶會樓補簷改

宮城造築南大門改築土漏刻看候造成昭格殿洞

兩處鑿池惠政橋川移鑿架閣庫西邊開川築石截義洞鑿池內司僕
後汚池開鑿南大門外池築石等項役人令調發京畿忠清道今八月
當領船軍一千五百名來赴臣等竊念右件事役一時並興非惟事功
不能速就恐致民勞乃傷和氣如不可已則酌其事之緩急今年一所
明年一所隨歲豐歉以次作之似為便益一貢賦徭役多寡須視災祥
為驗乃可均故民間小遇水旱必欲上聞竊聞州君凡於災變不以實
報監司監司不行考驗又從不實之報以聞者容或有之天下民之怨由
此而興上之人莫之詳也乞擇朝士秩卑公正清廉者分遣諸道遍行
檢驗則非惟得驗四方水旱災祥亦以慰農民之望也一守令告訴之
禁至嚴故民雖冤抑而莫之訴守令益無畏忌贓污閒發臣等竊聞窮
閭之民思想往昔察訪之行願望復來者比比有之此不可不慮也乞
依前例或以察訪或以行臺無時迭遣按察姦賊則守令畏懼而不敢
肆下民伸冤而樂生矣一地理之術迂恠僻陋支離謬妄不見於聖經
賢傳有識之士皆所羞稱其言以謂禍福皆由先世宅兆與夫所居方
位之吉凶大抵人之壽夭禍福皆稟於有生之初且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理之常也若如其言則稟於有生之初者果安在哉善惡報應不差之理亦安在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不應如此也今有堪善李養等褊隘偏見粗習地理欲要媒進上書妄言宮闕利害倘非陛下之明太祖萬世之慮幾乎墜矣若此誣妄之輩置而不罪則深恐妖言恠行挾術希進之輩接踵而進申孝昌亦倘於偽術之人張皇彼此吉凶乞並治罪又乞明勅文士勿學偽術痛抑習俗幸甚 上曰爾等居言官以其所見所聞之事陳啟予甚嘉之雖然排地理之說無奈大過乎世人於營室葬親之際咸用地理且我太祖太宗於建都營陵皆用地理何所啟之言異於所行乎是則言與行違且崔揚善以其所業陳於君謂之忠懇則可也以妖言恠術爲論而欲治其罪何也持平尚儉啓曰地理之業則書雲觀主掌今命集賢之臣使之講明風水學崔揚善以其謬妄所見敢言宮室利害此臣等所以爲 陛下憂也 上曰汝之所言與狀申不同何也退與同僚更思之○戊寅召大司憲申槩執義宋褒持平洪尚儉鄭箴等衙思政殿引見知申事安崇善曰今憲府上書曰近道陰雨爲沴慶尚全羅道亦因久旱播種失時此乃天心仁愛以示譴告也請體譴告之意減省土木之役諸道水

早差入檢覆民間疾苦守令不法無時遣人檢舉其言出於誠心予甚嘉之至若地理之事則古今帝王或賢或暗人臣上言有是有非而採擇取舍則皆在時君今臺臣曰地理之術迂恠謬妄不見經傳有識之士皆所羞稱斯言過矣我太祖開國定都漢陽營宮建廟皆用地理至於健元陵亦用地理是則本國不得外地理之說矣以方來之事言之則國家脫有變故則但取其水深土厚而不用地理乎葬親卜地大小臣僚皆用地理而猶恐不精今予言此者以其所啓之言異於所行故也昔者唐憲宗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以柳泌爲台州刺史群臣爭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也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群臣莫敢言自今觀之群臣之言是而憲宗之答失矣本朝之臣孔俯亦以求神仙言於太宗太宗不許是則古今之人皆知神仙之誕妄而臣民皆不爲之事也若地理之說則不然朱文公蔡季通爲世名儒及其終也親卜葬地若本國不用地理則已矣如其用也幹龍枝龍不可不辨濟生院之基爲幹龍枝龍則雖心營宮使之裁木以養其地可也豈可使臣庶居之乎揚善以其所業力言無隱忠也何論媒進而欲加罪責乎而况人君以包容爲量雖萬

蒐之言亦必聽之所言善則採擇而嘉納雖不中亦不加罪所以達下情而廣聰明也今欲罪上言之人是使我不聞下情而就於矇昧歟臺諫之言果如是乎矧孝昌予命徃觀是亦希進而然歟且景福宮朱雀虛而明堂無水濬川種樹此非有益於國乎近日或上書排揚善者有之或面折而非揚善者有之予甚非之今大司憲知國家大體且親聽予言何不計事之終始而遽書以聞借以集賢殿講習風水學為非然講明風水之學豈儒者分外事哉然予此言實非致問俾臺負詳知予意又教曰差遣察訪之言予不取焉一道之權專付監司一邑之務委之守令反生疑貳分遣朝官使之檢察豈合於治道之大體昔議政柳廷顯獻議分遣暗行行之數年頗有弊風吏曹判書許稠引唐宗如告主斬刑之律反覆力陳于太宗太宗嘉之肆立以下陵上之禁此則有補於風化崇善啓曰稠之此言誠萬萬有益又啓曰人君之職不過知人任人而已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勿疑於任用之後上下之間敦信無為今也監司守令既以任之不可以一人毀譽輕其進退也况差人求民之告訴乎上曰若言甚合予意仍教曰勿說他條只說地理之事崇善出傳上教于槩等槩等曰揚善之言非卜新地以太祖萬

世之憂爲非而妄言宮闕利害釋此不論挾術希進之徒將接踵而進
此臣等之深慮而爲 殿下教也崇善曰如有可言退議更啓緊等乃
退○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謂役民國家之 三事必審時度勢然後可舉
焉誠不可不慎重也伏覩慶會樓補簷改造康寧殿宮城北門漏刻看
更家南大門土築改造宮城東西鑿池開渠內司僕活池加鑿南大門
外池改鑿築石惠政橋移排架閣庫西築石開川等事並於今秋起役
臣等竊念比年以來管繕不絕役徒咸欲息肩而今歲早暵旱災未未
成長又值晚水損傷不少將來可慮當亟思救荒之策以恤民隱之秋
也况北虜生釁噬我邊鄙防禦之策築城之役輓粟之舉不可闕一若
上項二役一時並作則中外之民恐爲俱困何必汲汲於今日哉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春秋於凡用民力雖時且義必書於經以示後世
所以重民力也伏望 殿下稽夏書邦本之訓體春秋重民之義姑停
此役以待豐年 上曰所啓之辭可謂嘉矣然折梁續柱不可不改○
日本回禮副使金久岡復命 上引見傳旨承政院曰久岡艱難往來
憂勞成疾顏色憔悴賜藥餌調理毋令出仕○庚辰領議政黃喜禮
曹判書申商留後金自知前大提學河演藝文提學鄭麟趾等啓曰臣

等登普賢峰白嶽木覓察其來脉支幹濟生院坐地則自普賢峯迢迢而降情意至白嶽而住乃脉之幹也來至白嶽向東分支至淨業院并作橫崗分生一條迤邐而東至東大門而止爲左關欄又一條東南而下爲宗廟昌德宮之脉情意專在上二脉矣未及橫崗微脉從旁麓而下爲濟生院之地分支以後更無頓起留形是則來脉及支中之支也擇地須觀四獸今龍虎始分處乃玄武之位也而低軟全無形勢又主脉卧直而長青龍自書雲觀以北猶可也以南甚低弱直下而其末外向白虎自明通寺以上猶可也以南亦低弱而內斜龍虎不收拾皆無回抱之勢朱雀迢高與三獸不對無主而客強此山家之大忌也是則四獸之不吉也明堂左右水皆直流合於面前隨龍虎而直去過數百步而後東破是則水破之無情也明堂者以寬平圓廣爲貴今此地甚爲狹小是則無明堂也說者謂此地爲吉者據疑龍經正龍身上不生峯看上星峰全不作正身低平最貴重局心偏是明堂山錦囊經大者特小者特大等數語而已然詳其撼龍疑龍經之旨撼龍經以星峯爲尋龍之法語其正也疑龍經論無生峯者亦爲真龍言其變也其要只觀來脉之支幹四獸之備不備護衛之完缺水破之向背明堂之有無

如何耳豈徒以特小特大無星峯伍平者爲真龍也哉此地所可取者但居國中而已景福宮坐地則自晉賢峯而降再起星峯縱橫起伏至自岳特作星峯而住與晉賢峯坎以坎應石以石應子不離母而木見在丙方主客相應是則白嶽之爲正脉明矣玄武之勢豐狀特秀白虎之勢躡居實合形勢但青龍低弱而漢城府典醫監等諸阜稍背又案山伍微然而四面關欄既成以古文考之有虎無龍亦不凶若有外山連接應分明朝穴福相逢大氣既鍾支節不害胡舜申所言有虎無龍者乾亥山之類也且據龍經曰大抵正龍無鬼山有鬼不出半里間要識其龍鬼山短綠有纏龍在後段既有纏龍貼護來不許鬼山空散漫况諸阜無戈矛之形是則青龍之低弱諸阜之稍背不爲害也案山雖伍亦不下心果如高仲安所云近案須低遠案高或無平岡而木覓遮障不見外朝則一重案內如深井積穀徒多知慮煩者也是則近案之伍亦不爲害也明堂以寬平爲貴是故古語云相人先看面上相地先看明堂明堂寬平千年吉慶是則白嶽明堂之謂也但左右水派不能源源而已設者歸咎此地者見前志背壬向丙三花之說以濟生院主脉背壬向丙居國中遂附會爲真明堂而指白嶽爲過峽空亡花穴

假穴殊不知前志明堂在三角山心背壬向丙案前三江揖如滿月代

數無窮天一午地無形註曰補成天一位神后子地有路岡仁牙有木

註曰仁牙者有地無牙乃拉青松過百年而葱蔚三角山南為五德丘

又曰仁牙者有地無牙左臂劣薄處植松禪補

詳曰明堂主脉面云圓形土德也面云即白岳也語白岳明堂實與之符合三花則以九變圖考之木覓為第一花松嶽

為第二花平壤為第三花初非謂此都之內具三花也然則景福宮其

得明堂背壬向丙而坐以應三角山之心說者之言恐不可以為定論

○八月辛巳朔 上親行 文昭殿祭 王世子亞獻○知預原郡事

趙竈知金山郡事黃雲毅知康津縣事權村等辭 上引見曰往就乃

職慎刑罰勸農桑以體予懷○傳旨禮曹在前日月食之變天陰則不

見故不知其日之食否甚為未便今後赴京人及日本奉使人回還必

問日月食有無外方各官亦必行移考驗○壬午王世子率諸大君上

壽○癸未移御東宮 王世子移宗學以改構康寧殿也○甲申御資

善堂視事 上曰近年飢饉不甚而盜賊滋多何以弭盜知申事安崇

善啓曰近置警守所始則人定之後痛禁行人未幾陵夷且今盜賊非

必迫於飢饉而然也乃無賴之徒全為盜竊以資其生故習與性成不

必迫於飢饉而然也乃無賴之徒全為盜竊以資其生故習與性成不

能自己耳左代言金宗瑞啓曰前朝之季強盜無處無之今之盜賊異於是但鼠竊而已上曰令兵曹無時檢察警守所如有陵夷者痛繩以法以警其餘○內禁衛百餘人上言乞依甲士別侍衛例都目遷轉上曰太宗嘗言內禁衛近侍軍士以特旨量才叙用不宜以薦狀而遷轉也其後議政李原啓甲士猶以時行侍衛內禁衛以前銜近侍未便因此立法常受職侍衛今此上言望其都目非矣古者倉氏庫氏倉庫吏之子孫也以此觀之古之時終身任一官上之人量才而擢用之今中國亦然我國人則不然受職纔一二年又希望他職今內禁衛皆以時行侍衛雖未得去官是亦在其人才不才如何耳又曰今年禾穀平安道水損慶尚道旱乾京畿水漲偃禾然今年水旱比之甲辰差減太宗在豐壤離宮予以問安因水漲信宿乃進入皆謂今歲必凶其後不復過兩禾乃不日而盛獨其汚下處損傷徒以人言未可必知其豐歉安崇善啓曰今年田穀諸道皆好上曰細問更啓○御經筵相地李陽逢啓景福宮明堂之水左水出自昭格殿洞源右水出自白嶽及仁王山麓至惠政橋下左右水合流回抱不可謂背流宮城西門外小川流至都官北與右水合流如一字之橫過正合古人明堂上

水議論何必巧鑿傾流臣心以爲莫如仍舊地理書曰左水左山財易
發右弓右抱次其間陰陽二宅皆如此莫如傾流左畔山啓下風水學
○乙酉輪對經筵○丙戌日出時流星出乾方向艮方橫下狀如大梨
色白尾長三四尺許○御勤政殿受朝○幸西郊觀稼還御幕華館觀
放火炮○對馬州上總守宗茂直遣人自言護送回禮使之意仍請梵鐘
又言奴婢和豆丐等五名逃往因城請令刷還上令禮曹答曰梵鐘
則貴國求去已盡奴婢則尋訪未獲並難從請以護送回禮使之故特
賜白苧布十匹絛紬十匹虎皮五領人參二十斤○丁亥輪對經筵○
親傳社稷香祝○戊子視事經筵○禮曹啓養老宴進卓軒架作休安
之樂進花樂止進食受寶籙之樂第一爵登詞文明之曲文武進食軒
架觀天庭之樂二爵軒架武烈之曲武舞進食軒架受明命之樂三爵
五羊仙之伎進食黃河清之樂四爵牙拍之伎進食萬年懼之樂五爵
舞鼓之伎大膳大平年之樂仍歌靖東方之曲右樂名曲名并錄儀注
從之○己丑御經筵○忠清道都事趙注永春縣監閔達孫報恩縣監
禹興範辭上引見曰予聞其界早早晚水禾穀損傷民生可慮爾等
當懷此意以救民命○平安道都安撫使崔閔德啓兀良哈劉家刺等

三名到江界府江北日前送被擄趙沙羅甫下還言若誠心出降則擄掠人物並令送還聞此賫都督李滿住大人書以來吾等待回報乃還言訖而退即令所在官如其更來待之以厚○兵曹啟軍器監別軍非他軍人之比專委火箭而設今皆役於他處而不得常時隸習故不知火箭粒藥及接箭放射者頗多實爲可慮乞自今特旨外勿役他處從之○吏曹啟國初隨其衙門事務須簡量設吏典之額仍定都目之數其後各衙門爭欲增其吏額加給都目如此則官職有限窠闕不足今後如不得已加其額數勿加都目從之○命罷聞慶縣藏冰先是以銀口魚薦新特令藏之其後所進之魚朽爛不用故罷之○庚寅平安監司韓欽差孟崔兩使臣率頭目二十五今八月十三日散遼東○御經筵 上謂代言鄭本曰判府事卞季良迂儒也每謂予曰外方別牌不論豐凶每年立番然後鍊習有素行裝有備若以凶年不令番上則非萬世之長策予聞而嘉之至今不忘予欲大閱已停諸道別牌番上待秋而徵然今年諸道或水或旱禾穀不登予深憐之欲停閱兵如何予又思之閱兵大事不可廢也必常時訓練然後軍士調習器械嚴整而可備不虞之變欲徵別牌大閱即令放還似爲無弊予執兩端未

知便否其令大臣僉議以啓○辛卯輪對經筵○以丘曹左叅判戴淵
爲遠接使迎慰使臣于義州○內傳于平安道都節制使崔閔德曰劉
家刺不還歸若他兀良哈出來則當言曰汝等誠心歸順則待之如初
還給所攜人口本國之意也故已送男婦共二人又送女二人於童猛
哥帖木兒之處以誠投降還給不難○大提學鄭招知中樞院使事李
箴提學鄭麟趾應教金鎰等進渾天儀 上覽之遂命世子與李箴質
問制度世子入啓世子至簡儀臺與鄭招李箴鄭麟趾金鎰等講問簡
儀與渾天儀之制乃命鎰及中官崔濕夜直簡儀臺驗日月星辰考其
得失仍賜衣于鎰以其夜直也自是 上與世子每月至簡儀臺與鄭招
等同議定其制度○壬辰御經筵○全羅道監司進青琅玕○癸巳御
經筵進講性理大全至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 上曰昔在成
周之盛文物大備重其聲音采色之養予以爲在成周中和之時則可
矣其在後世聲音易失奢宜當以此爲戒又至盤盂器皿皆有戒 上
曰器皿之戒接目警心誠有益焉予觀豳風七月圖因此而省念稼穡
之艱難予則廣其視聽稍知農事之爲重子孫生長深宮不識耕耘之
苦是可歎已古者雖宮中之婦女皆讀豳農之書欲做豳風採我國風

俗圖形贊詩使上下貴賤皆知農務之重傳之後嗣永世監觀惟爾集
賢殿博採本國貢賦徭役農桑之事圖其形狀仍贊以詩歌以成我國
七月之詩知申事安崇善啓曰臣得欵器圖掛之壁上出入觀之頗亦
脩省夫世家子孫席祖父蔭生於豢養猶不知農桑之艱况深居九重
之邃安知小民草野之苦乎依 上教做七月詩圖撰成則非徒有利
於一時抑亦萬世之美談 上曰然○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鄭招等
議曰爲惡之人雖待以嚴法猶有不悛者况又寬其法乎大抵法隨時
而變大明與唐時不同矣強盜決不待時及二人共犯贓一人先死者
律既先定不可徵之若身存者固當追徵如不徵之將無以償被盜之
家實爲可憐請一依時王之制 上曰知之○癸巳 御經筵 上謂安
崇善曰忠清道都事趙注拜辭時啓曰 宗廟署宜置又任官何如崇
善對曰 宗廟署無傳授之物且久任之司頗多兩案關少但給入直
官負朝夕之供須面代後罷仕則可矣崇善又啓曰吏曹判書許稠與
臣言曰宗學官早仕晚罷終日兀坐易生疾病相繼寒澁者頗多乞加
負額以便起居 上曰宗學師弟之間非他人之比行禮後師弟俱坐
緹末何如其令詳定所同議以啓加負額之事令吏曹磨鍊以啓崇善

又啓曰會定昏禮時炬數獨未定送終好炬數今依爵秩定數何如
上令禮曹詳定以啓崇善又啓曰前大提學河演與臣言曰平安道赴
防京中軍官只能騎馬射御而已行步則實未能焉且隨從之人支對
又煩抄入羅道新白丁有武才者赴防則可以除京中軍士供億之煩
上司令議政府六曹同議以啓○還給金中坤權繕尹須彌李帥曾裴
樞金叔儉職牒○甲午視事輪對經筵○平安道監司報野人二名賚
李滿住書到江界府江北言曰崔孟兩天使往忽刺溫推刷朝鮮人牧
歷李滿住處從滿浦出來已令各官措置支持諸事將滿住書以進其
書曰以 太宗皇帝聖旨來居婆猪江宣德七年北方兀狄哈一百四
十人到朝鮮境搶去人民吾與 彼戰奪其六十四口朝鮮遣人來餉又
興兵來討殺擄人口而去具辭奏達天使捧聖旨而出乞須毋防盡遠
所虜妻孥牛馬財物命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等與政府六曹
議其答辭領議政黃喜曰初汝輩引忽刺溫虜掠邊境故往問其由汝
輩抗拒不服故自取敗亡專是汝輩不順之過何故尚稱忽刺溫而欲
自脫也汝輩妻孥初欲送還故已還四人汝輩若誠心歸順則豈待勅
書而還送以此爲答 參贊李益昉等曰除雜辭答以汝若誠心歸順則

盡還所擄人口 上從喜議○平安道都安撫使崔閔德使大護軍朴
好問馳啓曰自閭延江界慈城至義州江邊各官各口子要害處守禦
軍用江邊各官軍馬與朔州義州江界道軍馬寧邊附近各官軍馬或
分三番或分四番相遞立番自六月至今八月尚未休息若慈山以南各官
與平壤道各官軍馬則今於夏節全不防禦勞逸不均自今平壤道各官及
寧邊道慈山以南各官軍馬依前例分三番防禦又啓曰野人到江界府江
北言曰前日被擄人回還李滿住等喜甚我輩家小若生存則乞須相
見於江邊今沿邊防禦軍馬疲極且欵差捧勅而來俘虜中頴悟一二
人或入送或送江邊相見以遂彼歸順之心何如命議于政府六曹○
乙未輪對經筵○役京畿忠清道當領船軍一千五百名鑿池于宮城
東○兵曹啓初立警守之時使侍衛牌及防牌專委把直而巡官則各
面只差一人徹夜巡行糾察近者停侍衛牌番上防牌又赴他役因此
警守虛疎而巡官只一巡行俱爲有名無實乞警守則限侍衛牌番上
加給防牌七十名巡官則加給內禁衛二十人逐更行巡且義禁府百
戶都府外依前例入省記其巡官勤慢曹入直郎廳與鎮撫不時檢察
從之○兵曹啓各官分置倭人無所耕及所耕數少居計艱難者

量給衣糧閑田完恤年老者蠲免軍役 從之○丙申御勤政殿受朝

○宗貞盛使人來獻土宜○輪對經筵○安陰縣監朴恕辭 上引見

曰守令之職勸課農桑撫綏斯民所當先務體予至懷無敢或怠近者

用刑失中者容或有之其慎折獄勿使無辜得罪○宗簿寺啓元尹德

生稱腰下蹇濕祿生稱瘡病自六月至七月各衙日一不隨班無臣子

敬謹之意命收丘史○丁酉輪對經筵○大護軍朴好問還向平安道

授事日以送一今野人等乞還妻孥且使臣出來沿邊各官防禦軍馬

限冰合放送冰合之後以慈山以南軍馬代之可也然事難遠度臨機

措置一李滿住及沈吒納奴等欲令子弟侍衛然未知野人之心不可

輕許徐觀其勢以啓一今監司所送李滿住書契反譯下送若兀良哈

更來欲受回答則以前送楊春茂處事目內辭緣回答一婆猪江野人

詐稱忽刺溫獨來作賊強以爲說則答曰彼虜野人及漢人斡木河野

人皆言汝等誘引忽刺溫作賊汝等固諱甚爲不直一今啓平安道早

寒之地京中下去軍士馬養飼之且請不待九月給之如此之事固當

臨時措置已曾諭於監司○命安崇善議于議政府兵曹及三軍都鎮

斡曰斡木河住家時波射殺本國人池萬使人拿家時波家時波率妻

子逃遁童猛哥帖木兒徵馬一匹以送其喪本國明矣然償殺人而只
用一馬似乎輕矣督令加徵乎置而勿論乎皇甫仁等曰待彼人不可
同於本國人也然只受一似乎過輕姑納今送馬督令加徵馬則加一
牛則加二朴信生曰馬則加二牛則加三河演曰殺人之事不可受價
豈有因此生變之理乎更送人推本人勢難然後使童猛哥帖木兒罪
之何如孟思誠曰被人之射殺我區人豈無故耶我國人以彼人偷馬
爲辭追殺二人在彼豈無欲報之冤哉以是心推之猶有可恕之義今
彼人既知其非徵馬以進庶可懲惡今來馬匹給付死人之家毋更督
徵以安其心何如黃喜曰臣之迂踈所見備於前日獻策然欲使彼輩
安心則詆布寬恩勿使更徵又曰置而勿論則邊將以國家之命遣人
云家時波所犯報于國家國家以殺人之事不可以馬償之矧茲家時
波近在隣境恣行無忌其罪不小然其馬已給付被殺人家且本人在
逃姑置勿論何如僉曰可矣 上從之仍賻池萬米豆各三石致祭復
戶○江原道淮陽府產土三青定爲常貢○命安崇善議于黃喜孟思
誠曰日本回禮使李藝副使金久同及從事官伴從人格軍等海中遇賊
幸全性命而還誠爲可恤何以勞之喜等啓曰元有職者並皆加資無

職者授副司正格軍等物米豆共四石何如又議曰大平館造成時人物
致死者三監役官吏下攸司推之會赦不得科罪姑停行賞近日提調
李歲曰人物致死時不干官吏與下番匠人依他論賞何如此言似矣
其行賞與否僉議以聞喜等曰不干官吏加資下番匠人賜米何如
上皆從之○戊戌御經筵○遣叅贊李孟昉宣慰使臣于平壤○平安
道定寧縣兩霽○己亥視事輪對經筵○遣少卿韓確宣慰使臣于女
州○咸吉道安邊永興高原等各官大風雨禾穀損傷○兵曹啓興仁
崇禮兩門外各構行巡軍鋪從之○庚子輪對經筵○咸吉道監司啓
曰本道站驛皆無館舍當於農隙漸次造成然宜川文川高原永興定
平咸興等官其置驛之處不遠於官依平安道順安肅川等官例以
本官客舍改號稱館仍令察訪巡行考察朔安站亦於安邊府內移設
從之○刑曹啓豐川囚百姓崔成已殺人律當處斬從之○辛丑御勤
政殿受朝輪對經筵○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盧閑申商議曰
通事宋成立來言使臣崔真云聞本國凶歉允待我之事毋依前例裁
省爲便因而思之今年因早早晚水禾穀不稔間有風雨損傷頗多况
東西兩界適值禦寇人物俱困今使臣支對可除之事商推以啓僉曰

使臣宿所設宴經過驛站除設宴奉飯時行酒又除安州宣慰使軍威
不過百人分二運前導螺匠每一使臣不過十名且義州出來遼東人
私相貿易曾有禁令臣等竊謂未便願自今禁物外勿禁私貿上皆
從之唯安州宣慰使仍舊○壬寅輪對經筵○成均大司成權採等上
書曰竊念人材致治之原學校作人之地故歷代皆重之然自古學校
有興廢人材有盛衰皆由興起作成之如何耳三代以後學校之政不
修然漢之明帝始興大學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入學厥後有林宗
唱義從者有三萬之盛唐太宗增廣生員數臨幸講諸生或賜帛或署
吏於是四方秀艾全集京師鼓篋升堂者八千餘人宋熙寧中增三舍
生爲給食於是三舍充溢外舍不限其數皆一時人材之盛而稱道於
後世者也我朝開國首重學校至于今教養之方殆無遺策每三年取
生員百人將俊髦之士皆會國學修業而待用也比年以來儒風寢
弛爲生員者率皆不樂於居館當時赴學者不過數十人而國學虛曠
實違盛朝教養之意興學之方不可不慮臣等俱以昏庸竊爲學官夙
夜思惟莫究其方僅將一二管見條列于後伏惟上裁施行一宋朝
四年一貢舉有上封事者言四年一舉四方士子待試者六七千人往

在廢學宜閒歲一舉詔自今或閒歲一舉或一歲一舉今我朝三年科
舉之法其來已久然學者預知試年之期閑遊廢學臨時掇拾以求僥
倖曾無常居國學肄業之志願自本依宋朝故事無時取士或親幸或
命大臣臺諫以一時居館之人於三場中試其二場若其數則於式年
三十三之額出其十數一時或取五六人一時或取四五人別試取十
人則式年取二十三人取八人則式年取二十五人使三年內毋過三
十三之常額則庶幾人材不至於濫取而學者不能預知期限皆常居
館而肄業矣一宋儒論三舍之法曰每季有試非無益之試也而他日
兩優梓褐自此始也名書于罰非罰金之比也而他日銓注沮格自此
始也然則學中之功過為他日之所考其來尚矣今每年春秋兩等議
政府六曹一同都試仍餉諸生以此為興學之一事行之有年然高等
者曾無勸獎之方下者反懷羞愧之心故當都試之日率皆多方規避
安有興起之心乎今四部學堂及外方都會高等者直赴生員會試已
有著令况政府六曹同試國學而無勸勵之門實為未安願自今三年
都試通計高等入格者十人亦令直赴文科會試一唐太宗數臨幸國
學講論經義能通一經者皆得署吏今生員年滿四十者禮曹取才差

各官教導亦古者講經署吏之遺意也然不於國學取才故生員年過三十則不復居館皆以僥倖官資爲念或冒年取才學問未能素諫而教訓未能稱職者多矣願自今教導成均館以居館生員幼學中選揀年老學明而圓點多者月講通多者薦於吏曹然後差下以爲恒式毋出他門以啓僥倖則老熟之人皆樂於居館而平日講明之詳聞見之博亦皆能稱教導之任矣一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我朝於國學設幼學一百之數名曰寄齋有闕則禮曹成均館同試學堂生徒而升補合於古者由小學入大學之義也自門蔭子弟入學之法立而四祖內三品以上及曾經臺省政曹者之子無問適子衆子皆不由升補而入學襲蔭之門旣多將來元額一百內皆有蔭子弟而升補之法永廢矣今觀門蔭子弟率皆年少或昏蒙不通文理者或在妄傷致學風者悠悠囂囂樂則赴之違則去之去者旣多來者無窮更出送入曾未有經月而學習者是則徒費廩粟而無國學之模樣願自今申明升補之法而門蔭之數毋過三十且適子外衆子皆令赴學堂則庶合古者公卿之適子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之意而學不至於猥濫矣一古之學校有養心之道有養身之法故歷代養士皆有廩

犧且孟嘗君以諸侯之臣食客數千人而每食有魚蓋飲食居處亦
養生之大端不可忽也今諸生饗殮之具止於蔬菜而已故經時居館
者或有未飫而生疾者頗多願自今令養賢庫每二人給米半升以助
饌具且東西齋末樓當初堅緻造排今因年久破毀難於寢處曾不及
州縣之鄉校願令繕工監堅實改造乃下禮曹與詳定所同議以啓○
癸卯輪對經筵○兵曹判書崔士康參判皇甫仁等啓曰大閱乃講武
鍊卒安不忘危不可廢也在兵曹宜當請行然今年慶尚全羅忠清等
道禾穀未稔又有風水之災西有婆猪防禦之事北有野人入寇之語
倘有用兵外方侍衛牌不可勞也姑停今年大閱以除各道侍衛之來
上從之即傳旨兵曹除外方軍士上來只以京中軍士大閱○甲辰
視事輪對經筵○禮曹啓送終時炬火死者二品以上則二十柄三品
以下則十二柄為定 從之○吏曹啓宗學博士初置四人赴學宗室
漸多請加設二人以東西班三品以下六品以上兼差 從之○乙巳
輪對經筵○慶尚道監司進新判宋楊輝算法一百件分賜集賢殿戶
曹善雲勸習算局○丙午火星犯南斗第三星○御勤政殿受朝輪對
經筵○平安道都安撫使崔閔德軍官曹茂賚沈吒納奴書以來其書

曰兩國如一國二家如一家如兄若弟交親居生忽刺溫賊槍貴國人
六十四名回去吾率軍二百名盡奪以還不知我輩之功殺掠吾曹兩
國各有異心今聞回來被虜人言說全差送人若不盡送被虜之人則
吾未能率管下人仍居於此且賊人起兵之事亦難禁也○議于承文
院提調曰唐藥已盡不獲已當貿易於中朝將移咨禮部乎唯賫布子
開陳不產之由而貿易乎黃喜曰移咨禮部可矣許稠議使親進禮部
曰我國偏在海隅藥材不產在先買去藥材國王宮中及大小臣民隨
證救療即今用之殆盡今將布子幾匹欲買藥材如此言說何如若移
咨則臣恐朝廷必疑欲開買賣之端申商議今入朝使臣言於禮部曰
我國不產藥材欲買而還如此言說如不得請隨後移咨何如尹淮議
收買藥材事移咨禮部已有前例移咨可從許稠申商等議○丁永輪
對經筵○命分刊鄉藥集成方于全羅江原兩道○戊申輪對經筵○
務安縣監鄭霽辭 上引見曰今年水旱相仍禾穀損傷民生可恤汝
往乃職體予至懷字恤民生謹慎刑罰○內傳于各道監司曰敬老國
家美事故去壬子年始設養老宴會大小老臣親臨饋之各官守令不體
予意雖聚會饋餉或不親對雖親饋饌具甚薄有違敬老之意自今如

前不用心者守令則當重論監司亦不得辭其責矣○內傳于慶尚道
監司曰今當兩麥耕種之時種子不足來年民間租種亦之須預措置
啓達○遣中樞院副使洪師錫宣慰使臣于黃州○已酉輪對經筵○
傳旨禮曹曰養老宴時朝士妻外常人妻除長在許著短便衣服入參
○庚戌視事輪對經筵○親傳朔祭香祝○禮曹啓使臣宴廳判牧事
單觀察使坐次遠接使宣慰使單觀察使並東壁單觀察使差退兩府
外官西壁若都觀察使則依前西壁兩府外官差退從之○召承文院
提調命安崇善金宗瑞議曰今觀各處散住野人等處勅書幹木河婆
猪江地面散住野人等假飾忽刺温模樣突入朝鮮邊郡作賊若擢豆
父子見此勅書則必生疑懼自不安矣將何以處之且今被擄人言童
猛哥帖木兒管下十人移居婆猪江去年間延同來作賊以此使人論
於權豆父子而解之仍言謹此十人則彼必少安如此處之如何尹淮
鄭麟趾議曰今遣人使謹此十人則似若本國并奏幹木河野人之罪
矣待幹木河住居人等處開勅後從實言本國初奏幹木河及各處野
人虜掠遼東軍民事而已今勅內無發還人畜之言則非本國并奏爾
等可驗矣姑停遣人黃喜曰遣人隨使臣崔真到幹木河幸有言及以

非本國所奏從實爲蒼又議曰金乙亥賈來勅書欽依洪武永樂年間
宣諭若野人等類不改前心更來作賊相機處置今來勅書乃言勿相
侵犯然此專爲兩國和解之計非改在先勅諭之意予謂除欽遵今勅
外若彼賊更來侵掠則意欲欽依曾降勅諭相機處置即開情由奏聞
以開後事何如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盧閑申商鄭招尹淮議曰
彼來作賊門庭之寇臨機應變不必預奏鄭麟趾議曰今勅似若只爲
今日和解之尚已若後日之事則自依前降之勅何必更奏又議曰崔
真與通事宋成立言曰勅書回答辭緣吾當到王京面達 殿下予亦聞
真之言然後定矣然千秋使及進獻使之赴京就差回答乎崔真等婆
猪江往還後回奏手本國被擄人口 皇帝專使推刷發還義當謝之
然初當六十四口勅還已謝之矣深恐重疊又使王欽等更推未還人
口以給朝廷用意懇至更謝何妨僉曰欽依發還人畜宣勅就差千秋
進獻兩使回奏又待王欽等將本國人物交付後具奏謝恩但無禮物
何如又議曰婆猪江人等誘引忽刺温作賊不唯本國詳知被擄野人
唐人等所言亦同且童猛哥帖木兒與池舍及邊將見說况遼東官人
等亦謂林哈刺引誘作賊此事明白無疑今勅書內有虛實未明之語

然則朝廷之疑恐未盡解具悉情由當更辨明乎乎既往矣勿復奏乎
僉曰虛實未明之說非指本國專指野人而發不必辨奏又議曰崔真
妓已到京中其賜衣食之數量宜以啓僉曰衣一襲米五石醬一甕其
餘雜物隨宜備給仍啓曰臣等聞 殿下彼人財物只還牛馬而金銀
則待彼人輸誠納款後送還臣等以爲因聖旨送還則無遺即送可矣
何待彼人誠款然後畢送乎民間已分給物外並皆發還崇善與宗瑞
以此入啓 上曰予心亦如諸臣之議姑試議之而已皆從僉議但加
賜崔真妓衣一襲可也野人被奪之物雖已分給民間既有勅書則不
可不還收以送崇善啓曰凡事正則終得其福不正則禍患將至理之
自然雖已分民間之物亦令還收以送真年前隨昌尹兩使臣往咸吉
道愛咸興妓萬喚來請致於京不得今爲使臣至本國境請招之上
令乘駟以來寓于真妹婿李洙之家○閏八月辛亥朔 御勤政殿受
朝○輪對經筵○議政府參贊兼成均大司成李孟昉呈吏曹書曰孟
昉敢以愚懇仰塵僉聽恭惟我 殿下崇重儒術勉勵學校至矣盡矣
然道德文章衆所推服者選爲師表然後諸生得以觀感變化而人材輩
出矣孟昉行無可取學又無成訓誥之淺猶未盡解况義理之精妙者

乎猥鄙如此顧乃濫兼大司成於我有愧於諸生無益抑豈國家器使
衆材之道耶且孟昉天資本弱加以老病精神氣力日以衰耗視昏聽
重縱使明經者講說荅問實有難堪求免未遂以曠厥官日夜憂懼罔
知所措歷數先進曾經是任者皆學行兼備年又四五十餘矣未有如
孟昉之無行無學年過六十而衰耗者此皆諸大人之所深知伏惟
察其自知之明慮其興學之要轉聞適差一以示公道一以俾免譏不
勝幸甚 上曰孟昉之志真實無偽宜當適差○以尹淮爲中樞院使
兼成均大司成金孟誠工曹左叅判邊處厚同知中樞院事禹孝剛左
正言崔井安右正言淮母喪未闋起復就職詣朝飲酒大醉到承政院
失儀人多譏之處厚嘗守襄陽得貪污之名不叙起爲訓鍊觀提調又
不調至是除職○命書筵官曰今後大小朝會世子將入陽傘烏杖止
於幕次書筵翊衛司只率二人入庭○壬子輪對經筵○留後司斷事
官李元根襄陽都護府使林穆辭 上引見命元根曰留後司地窄民
多事務煩劇汝往乃任勤謹以治命穆曰其道近年凶歉民生可慮盡
心賑恤俾無飢民且慎刑罰○刑曹啓續典一款無子息文契未成身
死者奴婢三歲前及遺棄小兒收養者全給又一款祖業奴婢其子孫

不願祖上遺書擅自與他未便一從遺書決給緣此決訟之際官吏未
知道從昧於處決雖三歲前收養若是孫外人則一從遺書決絕從之
○傳旨禮曹通諭老婦等曰中宮養老宴時老病婦女艱於久坐托辭
不來者容或有之詣闕謁見中宮成禮之後任其還第○傳旨禮曹八
月節前蠲有毒母得進上待九月節後以進時有食蠅而死者東宮亦
食蠅未寧故有是命○癸丑知茂珍郡事崔宗理辭上引見曰汝再
經守令其於臨民之事靡不周知體予至懷勿使黎庶飢餓慎刑字民
○上御勤政殿設養老宴命群老勿拜四品以上以次升上起以待
之二品以上於殿內東西相向東則左議政致仕李貴齡檢漢城尹姜
毅西則檢漢城尹俞龜壽檢判內侍府事金亮四品以上則於月臺上
東西相向東則行司直李陽達等五人前少監方有信等五人西則前
判軍器監事朴季孫等四人前副正朴英弼等六人五品以下至于賤
人於殿庭東西重行相向東則前司直趙義等至于賤人六十六人西
則前中郎將車莫三等至于賤人六十五人共計一百五十有五人罷
宴群老飲醉歌詠扶持以次出當享李貴齡避席啟曰臣年八十八歲
歷代人君未有若今日之敬老殿下肇興盛禮去年進老臣于玉墀備

宴以享今又設盛宴老人陞降殿下起立臣等圖報無由但倍祝聖壽
於無疆 上曰去年卿之容貌瘦弱今年容貌豐閎氣力且強予甚喜焉
貴齡又啓曰今者命將往討婆猪江全師克捷老臣身逢堯舜之盛代
伏觀舞于羽之風矣 上曰祖宗開國以後撫養士卒士卒精強故予
承祖宗之貽謀以成大功是豈予之所就實賴祖宗之神祐也至罷
宴又啓曰願添臣歲十二年以獻 上曰知卿羨意貴齡乃出○甲寅輪對
經筵○全羅道都安撫處置使王麟使鎮撫文繼元啓曰遣軍官文繼
元等將猛船二隻居刀船四隻搜探諸島繼元等到西餘鼠島圍四面
搜探撞見倭船二隻欲捕之際倭船逃向大洋我軍逐之乃捕一隻所
騎倭人十三名中箭溺水者六斬首七級所獲軍器槍一箭一中刀子
三倭衣三十七倭裙三皆授繼元以進即賜繼元衣二領命吏曹正郎
李師孟宣慰王麟賜衣二領仍命師孟第其軍功以啓○兵曹據慶尚
左道處置使牒啓以堪作軍器之鐵放賣於倭者嚴加禁斷從之○遣
雲城君朴從愚宣慰使臣于留後司○乙卯視事輪對經筵 上曰凡
祭祀大祀則公處肆儀中祀則祭所肆儀獨於小祀不習儀以致禮度
差誤實爲未便自今雖小祀亦令肆儀于祭所以爲恒式○丙辰 中

宮御思政殿設養老宴自士大夫之妻至于賤口共計三百六十二人
○厚寧君衎母李氏卒 上曰厚寧君母見黜於 太宗若大君等輩
有服乎知申事安崇善等啓曰既出無服 上曰令集賢殿考古制以
聞集賢殿啓通典曰繼母出則不服崇善啓曰嫡母出尚不服况庶母
乎李氏之無服明矣 上曰是矣但賻米豆共二十石紙八十卷正布二
十匹石灰四十石棺槨○丁巳遣集賢殿副提學李宣醫負朴居問疾于
使臣崔真蓋真在道有疾故也○致處女十一人於宮中 上與中宮揀
擇之將以爲臨瀛大君璆之夫人也先是璆之夫人南氏以有疾見出
○戊午視事輪對經筵○領議政黃喜工曹判書趙啓生往碧蹄驛迎
慰使臣○咸吉道監司馳報朝廷使臣裴俊率軍人一百六十一人賚
勅書到幹木河有使人于寧北鎮之語仍賸送勅書皇帝勅諭建州
左衛掌衛司右都督猛哥帖木兒及男阿谷即童權豆并大小頭目人等比
先楊木荅兀一起漫散出去軍官已陸續招還復業近聞高早化等六
十九家見在爾處地方居住茲遣指揮同知裴俊千戶趙鎭古老百戶
王茂賚勅諭前來招其回還勅諭至日爾等即令高早化等六十九家
盡數收拾同指揮阿谷裴俊等送回原衛所安生樂業尤見爾報効朝

廷之誠心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故論○已未領議政黃喜回自碧蹄
啓曰慰宴時孟捏哥來稱疾不出強請乃出俄而還入崔眞至終灌洽
臣聞之兩使臣於路上稍有不和不和之由崔欲其專權孟以此爲歎
且崔曾違和遣人問安今於孟處若不問安似乎不可即遣大護軍李
樺醫負金麗生問疾于孟天使曰 殿下因黃喜之回聞大人違和遣
臣問安○吏曹啓任實茂長沃溝康津等各官民戶俱滿五百乞依六
典差遣教導從之○金羅道水軍處置使馳報聞有倭賊到於慶尚道
蓮花島等處遣人搜之至西餘鼠島未見倭賊但有本國人男女共四
人在本島捉拿以來問係大靜人民金石伊我等七人爲因飢餓撐駕
小船就食海珍族親之家遭風失船留在本島忽有倭船到來盡奪我
等衣服將一起人真金等三人殺之而去○命知申事安崇善往議政
府與本府六曹議曰指揮裴俊以招安人物到幹木河地面若來寧北
鎮則何以待之若只送伴人則亦何以待之且去年指揮金聲到本處
遣柳季聞送禮物及酒饌問慰今則已降聖旨雖本國出來使臣不聽
其請今於裴俊遣人問遺義所不可何以處之權韜金益精金孟誠
朴信生皇甫仁奉礪曰若裴俊送人于寧北鎮則節制使於城內親

待厚慰若請糧物則荅曰此郡爲防禦之所軍糧尚不贍何暇與人且無聖旨又無本國之命邊將難以擅給以此爲荅除贈遺遣三品官只送宣醞與饌若不送人則國家似若不知不必送人若裴俊親來則節制使接待監司亦設宴慰之國家命二品以上賫宣醞設宴慰送許誠曰一依上項施行裴俊不來而只送伴人則除遣宣慰使只以酒付來人以送孟思誠許稠安純盧閑申商李孟昉鄭欽之崔士康曰姑除遣人宣慰若裴俊或伴人到寧北鎮則節制使於城內親接厚慰如有所索則荅曰人臣義無私交大臣非君命不出境無聖旨而私聽大人之請義不當爲爲來之事及所言啓聞後更議又議曰今平安遣監司報曰便臣孟請人參又請修馬粧遠接使修馬粧以給人參則以時未採取爲辭崔亦請鍾家及柳筭鍾家則給之崔又請建州衛人歸毛坐子小刀子遠接使以無荅之若至回還之日則必問是物何以對之予以爲修補之物則皆從其請至若求索之物則已有明勅聽之爲難何以處之申商李孟昉鄭欽之崔士康金益精權踏金孟誠趙從生許誠朴信生皇甫仁奉礪曰外方官吏則依已行格例舉聖旨開說全不聽從孟思誠許稠安純盧閑曰行裝內如柳筭草席之類不得已之物並不

聽從則賓主相對之意似不合也如此之物遠接使隨宜給之又議曰
咸吉道監司報曰依兵曹受教已令端川北青守令往寧北鎮守護築
城然今當損實多事之時空官實爲未便端川北青軍馬令千戶率赴
如有事變則守令及期赴防何如僉曰依所啓施行內傳于咸吉道監
司曰斡木河出來裴俊或伴人到寧北鎮則除狄館待接於城內寧北
鎮節制使親自厚待言曰國家不知大人出來速啓爲來之事及所說
言辭若求糧料及雜物一依卿布置對之不來而只送文字則速送其
文其間緩急輕重臨時酌量施行端川北青守令領軍赴防之事亦依
所啓施行知會行移○庚申指揮孟捏哥來百戶崔眞等奉勅而來
上率玉世子及文武群臣幸慕華館迎勅至景福宮受勅如儀勅曰所
奏斡木河婆猪江等處野人與楊木答兀結倘飾詐虜掠遼東軍民又
糾合四百餘騎假作忽刺温野人突入邊鄙殺害軍民等事具悉既而
婆猪江野人毛憐衛士官都督僉事撒滿答失里及建州衛都督指揮
李滿住差指揮阿刺答等來亦奏去年忽刺温野人楊木答兀等往弗
得山打圍被王邊民偷去馬二十餘匹因此搶擄男婦六十餘人行至
中途遇見朝廷所差內官張童兒等省喻已盡將所搶男婦送還王國

王已差上將把公等三次將酒禮往謝至宣德八年四月十九日忽有
王國四路軍馬前來槍劫將李滿住射傷妻小殺死又槍去及殺死部
下人民數多并奪去勅諭誥命等件朕以此事虛實未明其往者楊不
答兀虜去遼東開原人口已遣人追取如不送還別有處置茲特遣指
揮僉事孟捏哥來百戶崔真賚勅諭王并諭忽刺溫地面野人木答兀
毛憐衛都督僉事撒滿答失里建州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指揮使允察
建州衛都督指揮僉事李滿住等令各將所槍去人口馬牛頭匹盡行
給還王亦須以所得建州等衛勅諭誥命并人口頭畜等物還之而自
今各順天道謹固邊備輯和隣境戒勅下人勿相侵犯庶幾共享太平
之福於無窮故茲勅諭宜體至懷當迎勅時雨下不止百官皆霑服失
容禮畢 上升勤政殿與使臣再拜行茶禮崔真曰 我輩帶來馬匹
留養義州待我輩到江界起送然今當草枯瘦損婆猪往還請借貴國
之馬 上曰在境內則聞命矣境外事難於從命真曰今天下四海內
外皆同一家吾輩賚勅往諭野人與貴國毋相侵伐相親和睦若無馬
則徒步往還矣 上曰吾當思之使臣到大平館百官分司行禮 王
世子亦先請行禮 上幸大平館行下馬宴崔真東寧衛人勝解本國

言語朝廷以真爲序班掌待本國入朝使臣爲人輕薄多言見本國人則朝廷之事一無所諱隨昌盛尹鳳兩官爲頭目每歲來本國上待昌尹甚厚曲從其請族人之在本國者授以官職真歆羨之故婆猪江忽刺溫野人地面境連遼東不直往而先來本國欲以累次往還久留本國以濟其所欲也○召議政府六曹議事其一曰崔真於路上與鄭淵言曰本國造給尹大人之家在我則其將何以淵答曰尹大人則本有家舍國家因而葺之然造給尹鳳之家真所目擊豈以淵言爲實哉予心以爲尹大人本國付籍人也本國以待從入遣大人雖係本國不見付籍非尹公之例也况大人曾知本國之事尹公之家乃聖旨前造給在今日則不可援例以此爲答何如僉曰除無付籍之語而自聖旨以來凡所求請並不聽從似爲便益其二曰今使臣將往建州衛請以本國之人護送然贈遺小事也亦遵聖旨越境送人大事也非本國擅便以此爲答何如僉曰可上曰予當以此爲答今迎接都監與諸代言問安宰相知此指意○濟州旌義大靜大風民家或有頽毀者○辛酉命知申事安崇善問安于使臣崔真曰本國因防禦築城邑多事予昔爲頭目觀內官作弊多端今予之來雖無所補但欲除弊

崇善曰 殿下聞此必多感喜真又曰予欲二十日間率頭目數人教向
建州衛其餘頭目皆使留館所以留館者道路多弊供給煩擾故爾崇
善曰極險之路艱辛出來又往遠路恐體氣疲勞真曰予豈不欲留然
帝命不可留滯速到建州衛頒降勅書而還則吾當以留自是日遣代
言問安議政府六曹亦輪日問安○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詣大平
館行翼日宴如常儀當宴 上曰今來勅書婆猪江野人等專不作賊
爲辭反謂我國邊民偷忽刺溫馬二十匹以來因此忽刺溫等作賊詐
冒奏聞初忽刺溫等言建州衛東面山獵時馬二十匹逃逸追尋蹤迹
到婆猪江婆猪江人指送我國後門遂作賊然馬逸之事虛實難知且
忽刺溫地面隔遠全不通別無讎怨之事專是婆猪江人之所爲真
曰 殿下勿信野人之言且野人不托罔談則何能奏達朝廷乎金乙
玄親見之矣初禮部兵部一同對問婆猪江人等招引忽刺溫木荅兀
作賊事尚書大人亦知之矣其時婆猪江人等作賊之實予盡心辨明
其人等怨我又我辭出日見張內官曰婆猪江野人作賊事我亦到今
乃知其實初云忽刺溫作賊是誣我也 上曰張大人亦被野人誑冒婆
猪江野人云若我輩作賊則朝鮮被虜人口何無一人留在吾處然相

望之境豈肯留置必移於深遠忽刺温之處矣予奉事朝廷垂二十
年奏聞之事無一虛妄前此中國被虜人在野人地面者不勝其役逃
來我國則予一一送赴朝廷各年節次入送人共計五百餘名因此野人
等累年挾讎突入我國後門殺掠而去予不得已今已處置之矣真曰
被虜人物解送朝廷時我以鴻臚寺序班知之朝廷亦皆知之矣惟
殿下勿慮向者乘舟人遭風漂至山東備禦官捉拿枷鎖送赴朝廷予
奉聖旨問之其中一人見我云此是崔序班也蓋海豐住一人往年
阻江捉黃魚時見知我者也予即解枷朝廷乃知是朝鮮人昌尹出來時
押送來上曰已知之矣真言金乙玄累年有功他人已帶金乙玄獨未
帶金今日賞職則明日我當謝矣上曰官職不可輕易也使臣之意
已知之矣真又言平壤義州通事等使臣來往時多被頭目毆打又受
罵詈右人等賞職爲便上曰已知矣真曰此處虜來野人數目備細
書寫送我我欲換來一兩人親問上曰各有供狀書其供狀以送且
此人口內四名已曾還送之矣二名則猛哥帖木兒使人來請故給送
又老人二名則還送本土臣陳所見之事其餘人口皆令給粮好在真
曰予之出來禮部尚書曰汝等差去事須當成事回還我對曰朝鮮

法度嚴正且爲官吏者皆秀才也野人地面所得之物雖細必記可
以推刷矣野人本是無統之徒五六人雖得一衣皆分取之眼前見在
牛馬人物則我當取來至於未見之物則難以推之此處虜來人物與
勅書誥命等盡還爲可 上曰初伐野人不爲取奪財物也故將士所
取之物即自燒焚或沉水中至勅書誥命等物奚暇取之然予已令推
之矣人口則初是二百餘口上國人曾已赴送朝廷餘在一百六十餘人
其中本國人曾被野人虜去而今回還七八名亦將并送乎使臣曰此
國人民則不送可矣又曰我等賫來勅書五道猛哥帖木兒一道毛憐
衛一道因吞野人一道婆猪江一道忽刺温木荅兀一道也我等親上
其處成事以還朝廷之議猛哥帖兒乃是滿住之舅也疑猛哥帖木兒
挾讎向朝鮮別下勅書此宜 殿下知之 上曰已知矣○中樞院使
尹淮啓曰事大文書監掌之事臣與申樞同承 上命樞已死臣獨任
之然事重不可不與人同願與大提學鄭招同掌命招與淮同掌事大文
書○議于議發府六曹曰今被虜人內本國人七名奏聞後不送乎雖
不奏聞無害於理乎僉曰初奏曰野人偷取爲奴之人逃來本國則審
問根脚係是上國軍丁則差人發還原係本國之人則給親完聚雖不

更奏無害於理從之又議曰今來勅書去年忽刺溫野人木荅兀等社
弗待山打圍被王邊民偷去馬二十餘匹因搶虜男婦共六十餘名此
言誣罔欲奏卞明何如僉曰上教至當請悉卞明上從之令承文
院修奏草以啟又議曰前日所議護送非建州衛乃指斡木河也使臣
牽來之馬則回自江界勢所不能不可不護送也且無聖旨而擅便護
送亦不可也處之如何僉曰雖無聖旨使臣不可徒行也差人護送具
辭奏聞可也獨禮曹判書申商曰若自建州衛無往斡木河之路而須
經本國則差人護送猶可也自建州衛通於斡木河則何必經本國而
到斡木河乎臣以爲今日護送而開後日無窮之弊甚爲不可也須舉
聖旨不從其請則必不來本朝之境而自婆猪江直往斡木河矣上
曰申商之議得矣是日崔真宿于族人李洙之家以咸興妾妓到洙家
故自此每來宿焉○壬戌命左代言金宗瑞問安于使臣兩使臣皆請
曰自大使親弟於千秋使之行加職入送崔亦請吾族親林天守亦許
赴京宗瑞回啟即命知申事安崇善議于黃喜等僉曰加職則不可先
送崔真族人次送白彥之弟又議曰時氣漸寒今被虜野人即令送還
何如若使臣曰吾當回自忽刺溫交付本國人物然後還送則荅曰無

交付聖旨故本國欽依勅書即還本處以此爲答如何僉曰上教至當上皆從之○命宦官韓龍鳳分贈饌物于使臣○崔真自以原係本國人欲行私覲托往族家潛詣闕上出勤政門迎入勤政殿設小酌慰之真進飛鈿子帶一部色絲五斤上曰皇帝勅諭使還我國所虜野人人口牛馬予豈敢違帝命使臣疑其難而致慮何若使臣往婆猪江忽刺溫野人地面使還前日所虜我國人物之難易則我未敢知以我國所獲野人還付野人則不足慮也真對曰吾受勅出來之時告於禮部曰朝鮮禮義之邦晉勅諭之俾還所獲野人人口牛馬無難矣野人不識禮義俾還所獲朝鮮人物甚難矣真又曰擇年少穎悟人著漢衣冠隨我往忽刺溫地審知道路野人居處以來便益上曰無聖旨擅送他境義所不可真曰我出來時禮部尚書謂予曰汝往忽刺溫時率朝鮮通事二名以往上曰本國征討所獲野人使臣率行乎先送乎隨後送之乎真曰我等此時率歸則可免兩度之行上曰已知之矣上又問曰婆猪江人等前在何處真曰前在忽刺溫地面方州太宗皇帝北征時時家老猛哥不花等到時波豆站奏曰我等之居境連達達地面數來侵伐願移於婆猪江一皇帝許之徙居婆猪

江 上曰巨兒帖哈林哈刺住在何處真曰前居翰木河地面去年巨兒帖哈率家小赴京帶去奴僕到北京並皆逃匿 皇帝命追捕給之本是高麗人 上曰婆猪江野人今在舊處手真曰吾未曾到其處未之知也真曰 陛下使兩處人口各還本處共享太平勿令中國動怒上曰自今野人一生釁隙則已矣如有不悛無禮予當不饒宴罷 上送至勤政門命知申事安崇善慰送真於路上駐馬使人謂崇善曰代言隨我而來則孟必知我私謁而怒之須回去崇善曰吾受 陛下之命不敢擅便回去再三沮之崇善強答曰既受君命安敢中路而擅還乎况 陛下令我進言于正使乎崇善至館真使人曰毋來我處崇善直謁孟曰 陛下使我進言俘虜野人先大人送乎後大人送乎大人率去乎唯大人所命孟默然良久曰與崔同議以對○癸亥御經筵輪對○王世子詣大平館設慰宴○賜護軍李環等九人各衣一襲紗帽品帶靴套皆 太祖 太宗有服之親而居鄉曲不得官職者也至是授以官職賜之以此○兩使臣遣頭目各進綵帛二匹中宮亦各進二匹○賜歸去來辭簇軸于宗親及群臣趙孟頫所書刊本也○甲子視事 上謂左右曰蕎麥爲物晚種遭霜則不稔故耕種中節爲難今年

晚水過多無乃耕之晚而遭霜未稔乎吏曹判書許魏對曰誠如 上
教○京市署司吏朴興密上言略曰臣受差 文昭殿移安都監令史
奔走服事未蒙錄用許稠啓曰此人假使有功乃其職分之當爲安有
自求受職之理乎宋王荊公言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周
公不當受之賞程子非之曰荊公不知人臣之義居周公之位而行周
公之事乃人臣職分之當爲高麗侍中金就礪以攝上護軍破契丹賊
朝廷不超遷而但加以上護軍胥吏之徒以奔走服事之微勞計功干
職甚爲不當命留之稠等出 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官爵人主之權
有微勞而自申幸得官爵者自以爲得計猥濫成風然曹彬大臣也猶
以官爵未滿其意而怏怏韓愈以傳道之明儒附宰相求官况下於曹
彬韓愈者乎故予不立禁法爾他日見大臣議之以聞○御經筵謂右
代言權孟孫曰今立加資之法官爵至重若爲監役官監督造成官家
者希望加資爲提調者以爲常例而薦之官爵反爲猥濫并將此意議
諸大臣○親傳望祭香祝○命左副代言鄭萃問安于使臣仍進野人
數自使臣謂萃曰如今風氣寒冷率來頭目并皆單衣乃何乃何乞造
給毛衣萃荅曰吾將啓達然有聖旨如之何使臣曰然則往還後還納

矣○命知申軍安崇善往大平館告使臣曰前者使臣經由本國則必降勅書本國欽依施行今無勅書而擅便護送恐或不可孟怒曰我等出來之事乃汝國交隣事也稱無聖旨而不護送則使我等徒行乎

皇帝聞之得無有青崇善答曰本國非無人馬重違朝廷之命耳真曰吾等請護送無他今持來之馬回自江界而入斡木河則其馬能步而致遠乎茲故請之若 殿下動念則不必強為也當先送持來馬二十

匹于寧北鎮留養當騎而歸請勿慮○宗學博士金雞死賜米豆共十石以教訓晉陽安平臨瀛三大君也○今議政府諸曹議玳島置守便否領議政黃喜等議曰今珍島居民一百十三戶其人數必不下五六

百若盡令出陸則民有失業之歎若令仍居必為倭寇所掠且水旱田共一千餘結其於軍需不為無補宜築城置守以禦外寇使民安業也然臣等未曾親見更令觀察使審其置守便否後更議判書許稠啓曰

玳島立郡則守護船軍出處為難請勿置守刷出居民後有潛入者痛行禁止從喜等議○乙丑輪對經筵○命宦官金淳分贈別饌于使臣○賜祭于信安宅主教曰敦睦之情無間存歿哀榮之典當盡終始懿

此女士之羨安原我祖宗之餘慶生稟柔嘉之德夙有恭儉之心保族

宜家常切慈和之念居孀守節益堅專一之心年至八旬之餘予嘉九
疇之福計音聿至嗟悼悉深茲遣禮官俾陳薄奠於戲生加異數以篤
展親之恩死舉恤章用盡示終之禮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禮曹啓洪武
禮制允詔書則開讀處本衙門備龍亭郊迎勅符則誰到處本衙門無
備龍亭迎接之例本朝雖經過各官並備龍亭郊迎不合於禮今後除
龍亭使臣床排高低不曾詳定故各官競爲華美擬於京中甚爲未便
今後於京中例差減定制宿所宴品依宣慰宴例亦爲無等並令差減
各官宴享大肉小肉必用唐鴈或猪或鹿比脾視京中過豐若不畜唐
鴈之官則買於他處其弊不小亦宜差減雞雉鴈鴨隨其所有除用唐
鴈從之○遣中樞院副使洪約護軍韓方至三軍鎮撫沈揆等往江原
道淮陽等處觀山川險阻講武射塲晝停宿所○丙寅太白晝見○上
請兩使臣設溫斟宴于勤政殿○命知申事安崇善草事目授館伴通
事迎接都監官貧等其一曰省真若書示授職族親姓名則答曰前此
使臣請族親授職不過十數今大人族人之數無乃過多乎況本國官
爵有數各任職事不可闕一宜更商量如其強請不必強說其曰一使
臣若更說推遠李滿住皮箱之事則答曰殿下一依勅書內事件全

為差人推之何於李滿住之事獨不致慮乎大人拔舉李滿住之事慙
愬開說何也○命安崇善議于議政府其一曰今崔真等云往忽刺温
時本國人一名善漢人衣隨我入歸觀其處事變然無聖旨而擅便入
送似為不可一則以為金乙亥出來時禮部曰當使通事二人留遼東
隨崔真以歸以此觀之真之言亦有根也入送乎否僉曰禮部之言乃
自遼東入歸而言也今使臣至本國而還則無聖旨而入送似為不可
且無急急觀變之事必送也其一曰孟捏哥來欲納妓何以處之僉
曰崔真每夜出宿彼豈不知知之則彼必嫌焉納之可矣其一曰使臣
頻說寒冷時頭目不可無衣欲給衣靴何時給乎僉曰若畢造則雖今
日可矣若未畢造則明朝問安時贈給為便崇善以此回啟上曰通
事不必入送妓雖倡優皆有本夫不可與之館伴當以大義沮之衣服
畢造則今明日中給之○兵曹啟問延赴防京中軍士不習步走請選壯
勇新白丁于忠清京畿黃海等道分運入送從之○丁卯輪對經筵
命安崇善問安于兩使臣仍贈衣一襲毛衣毛冠護膝靴套頭目亦給衣
靴使臣感謝喜形于色○初上護軍李君實啟曰今欲講武于淮陽平
康等處然淮陽平康金化等處全失農業又禽獸希罕道路險阻後必

悔之請幸橫城 上曰橫城君實所得之地淮陽洪約方至之所得也
自來兩人互相排毀然橫城禽獸頗多言者曰講武不必獲禽獸主於
鍊卒此論似乎迂闊崇善等啓曰淮陽平康金化等處凶歉果如君實
之言又無禽獸則宜幸橫城 上即召還洪約方至等○戊辰仇事
上謂諸臣曰勅書只還人口頭匹不及家財只還勅書所載乎家財亦
令還送乎領議政黃喜啓曰家財還送雖非勅書所及於義不害 上
曰予意亦如此予當還之惟野人所奏誥命印章本非我國所奪之物
以無奏達朝廷亦不強推 上又曰使臣言欽差出來時自禮部曰人
口牛馬外其餘家財難以盡刷禮部然之其誥命印章及所無家財請
勿慮焉其心之誠否未可知也其言則如此以無奏之似爲便益 上
又謂黃喜曰崔真言貴國徃征建州衛時奪滿住箱子以來須即刷還
其言未便勅書所載非獨滿住之物爲欽差者獨舉滿住之事無乃不
可乎此必欲納功於滿住以責賂也若再言之予以不可答之○司憲
府劾判內侍府事金龍奇失禮於中樞院副使殷阿里之罪 上原之
初龍奇餉朝啓宰相臺諫殷阿里女真人也不學無識人皆賤之阿里
當餉食膏肉酒進不飲龍奇戲之曰君假韃靼也韃靼食膏肉則必飲

酒若食膏肉而不飲酒真假鞋靴也。大司憲申槩退朝劾之，以爲殷阿里二品大官也。龍奇以巾并褻狎之言慢侮戲謔，言動驕慢無嚴敬朝廷之意。上命令承政院責龍奇曰：汝無禮於大臣，法當罪之。姑且赦之後勿如此。○命左代言金宗瑞問安于使臣崔真曰：我等往建州，忽刺溫地面推刷本國被虜人物，還到江界乃還被虜野人，幸甚。此無他李滿住等本不知禮法，頑惡甚矣。今若先得其管下人，則雖有勅書本國人物必不盡心推刷故也。人物則已如此矣。牛馬如之何？宗瑞答曰：牛馬本不多也，隨其所得之數分給於間，延被賊民戶。殿下欽奉即日差人還收。孟曰：李滿住皮箱子置何處乎？宗瑞曰：初興兵致討，非爲彼人財產也。但問侵境之罪耳。誰肯收拾乎？大人連說此事，缺望大矣。孟曰：頭目毛衣須啓造給。宗瑞答曰：前日所贈之衣足矣。若從聖旨，必不可也。然殿下聞大人之請而給之，且昌尹張三使臣賈來勅書天道寒，今合用衣靴等物，王可備給。其時備給尚不過此。宗瑞回啓令議教還野人入送節次于政府。六曹僉曰：彼人等雖不還本國人物，我國當從聖旨速還。仍命宗瑞徃告于使臣曰：大人向本國之慮至重，感謝感謝。然受帝命不可留滯。望大人率去。孟答曰：與崔大人同議回說。

崔答曰然則我等二十二日發程停虜野人二十五日發送○漢原右
趙璿上言副司正張參與臣爭家地相面或坐或立揚說惡言攘臂奮
拳具辭呈憲府刑曹皆却不受即下張參及大司憲申駁執義宋慶掌
令宋箕持平洪尚儉刑曹參判許誠奉礪等于義禁府鞠之○黃海道
載寧郡住百姓崔加勿年八十五妻已死且無子女來于京乞食於道
路 上聞之賜襦衣驛送其家令其守令常加存恤以安其生○吏曹
判書許稠啟曰今聞今琉球國船匠吾甫也古等娶妻臣心以謂本國
禮義之邦天下所共知不可使彼土人許令嫁娶乞停娶妻之令 上
曰稠之言是矣即議于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思誠議曰吾甫也
古等久居不回則許令娶妻可也若今還歸則娶妻未便黃喜議曰臣
議與思誠同但彼輩預知擇日娶妻而無故不許則未知其意以爲何
如耶 上曰彼人不知娶妻之事則然矣彼已預知則不許似難乃令
娶妻○己巳彗星始見貫索度內○輪對經筵○知印宋自淳押都城
留在野人三十八名費程是初運也○上謂承政院曰人非聖人孰能
無過今以趙璿之事命下義禁府者非以有司之罪爲至重也璿吾之
至親也璿之家地乃 太宗所賜也漢城府擅給張參誤矣參又從而

陵辱之璿憤悶告訴而刑曹憲府抑而不受可乎抑強扶弱實為美法
然有司不計是非專以抑強扶弱為心故以賤陵貴者比比有之以賤
陵貴其惡甚矣此風不可長也今大明六部尚書數十年不調以久其
任予甚嘉之又聞本國官吏除憲司則義禁府獄卒等言曰今日雖坐
憲司明日必就獄而為我所制予甚惡之近來憲司有小錯皆置而勿
論欲令保全至於此事予不得已而訊之令義禁府悉知予意○義禁
府啓曰張參既服辱璿之罪但不服奮拳之事司憲府執義掌令持平
皆服其罪獨大司憲申槩曰以相鬪而退狀則誤矣不待決折官吏遞
代而受理別無教條執此不服 上曰參與璿並立攘臂曰一死則無
後死矣雖七晝夜說之不復說他語矣其陵辱之罪已著不復効矣槩
之不服知有法而不知變通矣此人等皆恭直人也非有心所犯也姑
將服招之辭以聞○庚午視事 上曰使臣自江界歸建州衛還王京
又歸翰木河此事非勅書所載不可從也然使臣強請不可不從將此
意奏達朝廷且使使臣知之何如左議政孟思誠對曰可即命崇善與
政府諸曹同議以啓○輪對經筵○命左副代言鄭奉問安于使臣使
臣請越江草地所用鑼鍋行器等物奉答曰諾然如此事當言於館伴

○召黃喜孟思誠許稠安純盧開申商議事其曰婆猪江野人被奪頭
匹家產特降聖旨並令送還且使臣屢言其已刷與否本國閭延人民
被奪頭匹家產刷來之事暫不開說觀其勢本國人民被奪之物似不
推刷本國備書被奪家財牛馬之數令館伴於路上傳付使臣何如僉
曰上教至當其二曰使臣往幹木河時更請護送則答以無聖旨難以聽
從若強言則答曰若是則將其事奏聞後施行何如僉曰可其三曰今使
請路次所用鑼鍋行器代言等皆以勅書嚴明答之若明日親來請之則
何以對之僉曰若使臣親請則宜從其請其四曰論功行賞人君之事也
今者若原廟詳定所移安都監以至諸處監役之吏與夫工匠等纔成其
事即欲受賞以至搥鼓申聞者有之其流之弊後世人君必賞其人而
後乃役其人其弊不小今後提調官特舉有功人申聞何如僉曰臣等每
以此爲意乞今吏曹立法其五曰予聞臺諫之官纔下除書義禁府胥
徒相謂曰彼雖今日除官明日必爲獄囚至於族親亦曰汝拜不祥之職相
與吊之故臺諫之事不至於大錯則特垂優容不要加罪今憲府所犯非
有意故犯復還其職何如僉曰臺負犯法不可復任宜當左遷獨申商曰
失風憲之任宜罷職事上皆從僉議○以河演爲大司憲趙賚知敦寧

府事文孝言知中樞院事李興叢同知敦寧府事許誠刑曹左叅判奉礪
刑曹右叅判李君實中樞院副使成念祖司憲執義閔仲司憲掌令左
遷司憲府官吏以申既尙知中樞宋褒與農寺尹宋箕慶昌府少尹洪尚
儉都官正郎杖張參一百○命左代言金宗瑞往告于使臣曰前此中朝官
人斡木河入歸時若經本國須有勅諭方給驕從今無聖旨難以聽從若
使臣強請則當具事由宗瑞依教以告孟答曰馬不過五六匹須即許給若
奏聞則任意施行崔答曰江界留養我等馬匹擇十匹先送吉州喂養
則當騎而行勿奏可也○辛未御經筵○兩使臣詣闕辭上出勤政門
外迎入勤政殿行茶禮畢上送至勤政門○命知申事安崇善往大平館
言于使臣曰中朝使臣經由我國往于彼土如不奏聞朝廷必以我國爲
奸詐不可不奏也兩使臣議曰我等除經王京自建州衛入忽刺温地面
刷本區被虜人物留置建州衛自建州衛歸斡木河頒勅還來建州衛與
王欽等率本國人民出來交付崇善曰王使臣亦來乎崔真曰已有聖旨
崇善曰本國來聖旨無王欽等出來辭真曰王欽等賚來勅書有之呼頭目
將騰寫勅書來非勅書乃勘合也其書曰有交付崔真之語崇善曰然則
大人獨來真再言王欽亦當出來崇善曰無聖旨則雖出來我國義不接

對使臣良以曰入建州衛我等商量崇善復命仍啓曰館伴鄭淵赴從
生與臣言曰今通事艾儉李合等學淺不能傳言又不知使臣言之本
末倘他日朝官使臣出來如有詰問之事無以傳兩國之言甚可慮也
權年少可學之輩送遼東經二四年肄業而來使益上曰辛亥年議
遣子弟入學中寢不行然更思之淵等之言誠今日之急務也不可
入送講習令承文院修奏草案以來○壬申兩使臣率頭目十五名
向婆猪江忽刺温等處命在代言金宗瑞同議政府六曹餞于洪濟院留
頭目十人于大平館○傳旨禮曹本國用甲字之例曰申判依申曰善
申曰申呈曰知申事原其指意以下達上之辭也而與奏啓字同意至於
曰申六部差誤曰應申不申則亦諸衙門通用之字是不得無疑焉公集
賢殿稽古制公式今洪武禮制大明律如曰右申某司縣申州州申府
之例亦皆非臣下達君上之辭而全用於衙門明矣此雖小節然通用
之字施之於啓達君上之語實爲無據而至爲職名未安於義申判依
申今已改之善申申呈知申事之辭改之何如與詳定所同議以聞○
司諫院左正言禹孝剛啓曰今年講武雖有閏朔節候稍早禾穀未
登且因早早晚水民生艱難請減日數又待禾穀登場後動駕似為便

益 上曰爾等之言嘉矣然講武非人君逸遊之舉乃訓練兵卒之事也且今年禾穀雖未豐稔然橫城等處不至凶歉又祭酌節候不至大早孝剛又啓曰 上教至當然禾未登場則他為太早姑待後日不至晚也 上曰爾等不知大體今擇之日予已祭酌若待後日必至天寒不可動衆○成吉道都觀察使馳報慶源節制使呈朝廷使臣指揮裴俊千戶赫連等率軍二十名自斡木河奔告慶源曰吾等去年為因捕鷹隨張內官出來回還時童孟哥帖木兒允察等刷出楊木答兀擄掠人口一百三十名前赴朝廷帝以為童猛哥帖木兒為都督允察為都司仍下聖旨曰楊木答兀所虜人口雖三歲小兒無遺刷來童猛哥帖木兒等承聖旨回還稽遲不來 帝命吾等率軍人一百六十名到斡木河童猛哥帖木兒等約以楊木答兀虜掠人口本月十五日盡數傳授吾等屯于草野以待十五日昧爽賊徒來圍射殺吾軍人二名彼賊一名亦中箭而死問賊徒從來乃曰嫌真兀狄哈也侵之不已吾等僅得脫來蓋童猛哥帖木兒首謀作賊而欲免其罪假稱兀狄哈若吾徒皆歸斡木河則恐或盡殺故留千戶赫連等五名於此吾則以收拾閑遺還向斡木河若斡朶里之人以不出人物為要而詐稱兀狄哈則

吾嘗傳報朝鮮解奏于帝所矣言訖而還迎赫連等五名於城內節制使
親自厚慰寧北鎮節制使呈言孟哥帖木兒父子使人來告曰楊木答
兀請嫌真兀狄哈三百餘名來圍裴指揮屯聚處射殺軍人六名搶奪
兵器及雜物回去童孟哥帖木兒父子率軍兵五百餘名到要路圍賊
言曰汝等執出楊木答兀則解圍而送圍之不解即召議政府六曹議
曰昔在庚寅朝廷使臣亦被野人所殺國家遣知印迎軍人張小旗等
五人移咨遼東轉達朝廷今若裴俊奔潰到境則亦依庚寅年例移咨
遼東乎直奏 帝所乎本國接待何以為之乎黃喜等議曰裴俊若欲
上來則留於所至之處曰未敢擅便上送待 殿下之命然後上送星
夜馳啓後遣五六品通事厚慰迎接監司節制使相接時客東主西除
油蜜果隨宜饋餉各官守令只饋飯仍行酒坐次上同奏聞之事更待
聲息議擬施行從之○上密教安崇善曰本國使臣出來時妄稱族人
濫受官爵者有之然未知其實勉從其請有年矣今有義州人黃州人
妄稱崔真族親而敗露曾有禁防則必無今日如此之徒深悔未嘗立
法也崔真今向婆猪江纔過平壤其義州人黃州人俱拿來依律大懲
下教立法以防後弊何如議于議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調以啟黃喜等

議使臣纔過平壤教吏捕鞠問情由置之死刑除教旨令刑曹受教立法何如孟思誠等議拿來鞠問置之死刑詳論前後之罪須下教旨嚴立科條以戒後奸 上從思誠之議預令尹淮草教旨○遣知印李大成押忠清道來野人四十九名向江界是二運也○癸酉輪對經筵○上命承政院曰講武國之大事也古者有四時之田吾先王計其農隙制為春秋講武之法誠不可計年之豐歉也人或以為非或上言止之不可以迂遠之言誤軍國重事也人民未知不可廢之重事以為今年有講武歟否歟意在可否之間及見兵曹受教然後知之自今令兵曹毋啓講武狀只啓講武之地及日期大閱亦國之大事亦依講武例但啓吉日安崇善啓曰講武非君上私事乃國家之重事有司受教施行禮之當然依已成格例兵曹受教何如 上曰雖有凶歉不可廢其大典矣待有司受教我崇善更啓曰前日大臣請停橫城講武諫官請減日數今下旨勿令兵曹受教臣恐後世謂 殿下忌人之言而有是也願留三思 上不允令兵曹立法○甲戌視事 上曰本朝使臣之赴京也內官尹鳳口傳聖旨於闕庭令進海青狗兒今當進獻稱宣諭聖旨乎前日聖旨不用宣諭今據宣諭無乃不可乎前此 皇帝

索犬令翰林院書勅以此觀之據宣諭無所不可在昔判府事卞季良言於予曰自今以後雖內官口傳之言皆稱聖旨則朝廷於鷹犬處女等事必不公然為之其言理或然也吏曹判書許稠曰前日聖旨不用宣諭之言以朝廷使臣到本國所傳宣諭之謂也此宣諭於闕庭不可不據以奏聞也 上又曰朝廷使臣裴俊等受命到幹木河遇賊告我邊境我國禮當厚慰入送然受命于他境者奔告我邊境事莫大焉但於遼東移咨似為未便直達朝廷何如稠對曰如此重事宜奏朝廷○御經筵○遣李尚恒宣慰使臣于江界○慧見天市西垣○上令注書姜孟卿賫事目往議于三議政之第其一曰甲山郡北連賊穴而西距閭延東南距端川北青道途甚遠四無援兵雖有賊變不及往救孤危莫甚本道都節制使則慶源等處防禦最緊何暇救援彼賊奮發必欲復讎窺伺孤虛之處突入作賊是可慮也矧茲惠山口子及本邑城子分入人民兩一處則無將帥孤軍無援兵家所忌擇遣將帥一人帥勇士二三十名將帥則守邑城守令則守木柵相為唇齒以待賊變何如其二曰令接伴使潛告崔真曰前者大人言曰野人地面入歸時本國人一名著漢衣冠率歸觀勢庶手有益本國感喜然知漢語人留在

遼東則依禮部所說當矣先送本國大人從而出來則與禮部所言異矣擅便入送未安於義故未得聽從何如其三日前者大人潛送童猛哥帖木兒處勅書據本國奏幹木河婆猪江等處居住野人假粧忽刺温野人面貌糾合四百餘騎突入邊郡殺害軍民即今又欲糾合人衆窺伺搶擄等因載在勅書然當初本國奏本只錄婆猪江野人誘引忽刺温作賊而已未有幹木河居住野人之事大人知此意幹木河人等若問奏本之辭以實告之何如右議政仍令致仕權軫左議政孟思誠等曰依事目施行領議政黃喜曰甲山遣將及野人地面本國人不送等事依事目施行甚爲便益至於幹木河人勅書并載之事若辨明則指言中國所係匪輕且與賈來使臣言之無乃不可乎大抵 帝命勅諭大無害於義藩國明言首末而辨正臣心以爲不可 上從黃喜之議○禮曹啓司鑿金泮上書曹與詳定所同議一文廟東西廡依上言各增構四楹一文廟樂器乞依 宗廟社稷例條其軒架架子造作構庫入截已曾受教若鍾磬等樂器仍舊通用一文廟朔望祭楹外再拜與他祭儀不同宜改詳定條初定諸祀儀式也依洪武禮制大中小祀皆無酌獻後拜今依古制 宗廟陵祭已有酌獻後拜其他大中小祀

亦皆例增酌獻後之拜獨由商鄭招議依上言改詳定一開鑿泮水條
泮水無水源鑿開爲難廟之三方繚以外墻南作櫺星門東作一門一
些厨依上言營造一淺見錄附入諸經注脚條已會別刊不必合錄一
春秋附錄依上言刊板一李齊賢李穡權近從祀文廟條令文臣六品
以上擬議一考講置簿通計爲初場條科舉之法棘圍深嚴容或有私
豈可以常時考講爲初場但初場或依元典講經或依續典製述何如
一獨子依歸觀許三年一掃墳條宜依已成之典啓皆從之其中酌獻後
拜大中小祀儀註皆增入附錄開刊及初場講經之議姑置之○乙亥
輪對經筵○傳旨宗簿寺曰宗學專爲宗親讀書知道而設也今就承
政院或稱病或稱雜故者頗多令承政院考之自元尹以下元數二十
四而托故者多至十五然則讀書者小懶學者多有違於設立本意自
今除告承政院宗簿寺受狀若母病妻病則遣醫女父病身病則遣醫
負辦其真僞啓聞後計日給暇以爲恒式○兵曹啓講武大閱恒式重
事臨時受教有乖於義自今除別受教講武則行幸地面大閱則吉日
推擇啓聞施行以爲恒式從之○兵曹啓今頒六典內各品子孫承蔭
條功臣及二品以上子孫督第姪年二十以上依元典錄用上項功臣

子孫忠義衛仕者年滿二十後啓闈仕上直從之○遣上護軍許之惠
賚奏本如京師奏曰宣德八年八月初十日欽差指揮孟捏哥來百戶
崔真等官賚奉勅諭到國除欽遵外臣竊詳本國軍人並無奪取勅諭
誥命前來見有捕獲到婆猪江人口共一百七十五名內身病物故二
十一名曾被虜去本國軍丁男婦六名就令給親完聚外其餘男婦大
小共一百四十八名口到本國新產小兒三名并馬三十七匹牛一百
一十八頭軍人拾得銀帶一腰及執蓋等一十事奇零不記數家財等
物並行送還本處去訖所有不得山不知在何地方本國邊民絕無往
還何緣經過婆猪江野人窟穴盜取忽刺温人打圍馬匹今來婆猪江
野人等懷挾積年之恨要掩自作之罪增飾虛捏欺罔朝廷今欽見奉
兢惶罔措理宜辨明仍進醃松菌二十五壘大狗十隻海青一連并賚
買藥麻布一百匹以行初外國人等入朝恣行買賣轉輸繁重站路疲
弊朝廷有禁令本國每於赴京之行差遣監察禁其買賣雖至藥材書
冊禁其收買至是典醫監惠民局濟生院所用藥材殆盡賚布赴京言
於禮部收買藥材以來○丙子輪對○御慶會樓下設宴慰康寧殿造
成提調安純盧開簡儀提調鄭招李巖洪理鄭麟趾等 王世子及諸

宗親六代言侍宴宴罷留宗親奏樂觀之○丁丑濟州道安撫使金禔
馳報遣鎮撫朴元意等領小船二十五艘搜賊諸島遇倭中船一艘於
舟子島南面大洋中追之小船十四艘追及相戰射殺倭十一名倭人
等盡以甲冑槍劍投之於水乞降凡十四名臣分囚各官州人高俊文
謹等二十人曰倭寇自丙辰至于乙未乘間突入虜掠人口殺其父母
妻子破蕩家產吾等不共戴天之讎也今之擒倭不殺存留若逃還本
土備知我州之戶口多少道路浦串搆黨入寇則後患難測願皆殺之
以副人望臣亦以爲今此倭寇初非自降力窮勢迫乃降伏惟 上裁
召議政府六曹判書以上議曰己亥年分置之倭非爲寇也乃爲興利
而來其時政府六曹議曰并婦人小子盡殺之可也予獨曰不可 太
宗從之其夏丑得洪於黃海道捕賊一艘生擒數十人乃庇仁之賊也
國家盡殺之無遺今之倭寇窺伺邊境殺掠濟州之人無異庇仁之賊
雖盡殺之無害於義政府六曹諸臣等議之或言可殺或言勿殺 上
曰訊問事變然後盡殺之可也○詳定所提調黃喜許稠議中國雖以
申字爲臣下相尊之辭然皆以下尊上之稱乃非相等之辭且吾東方
自高麗國初用於君臣之間而不用於臣下既避上下之嫌國初仍高

麗之制至于今不廢况今載諸續六典頒降中外未及逾月無大弊於
民而輕改竊恐六典將不得爲全書之漸非所以示信於民之道宜仍
舊但乞依表箋季後以聞聞字書於極行臣下職銜知製教教字不得
連書之例謹申善申申字中行知申事申字勿令連書何如孟思誠議
洪武禮制與大明律所用申字皆臣下自中相尊之稱非啓達君上之
辭乞改善申曰善啓申呈曰上言謹申曰謹啓申聞曰啓聞知申事曰
都承旨諸代言亦稱承旨何如鄭招議高麗自中業以前九臣下擬請
謂之奏君上諾可謂之制可悉與中國無異及事元以後立鎮東省以
國王爲丞相事皆貶降始爲衙門之制臣下所啓謂之申君上所可謂
之判今我朝已改判爲教而申字獨仍其舊言之不順乞深思誠之議
改稱何如○兵曹啓訊問濟州所捕倭寇舟子島等處出來之由伺謀
出來船數所居地名前此作賊地面然後從濟州人等所願大懲何如
上從之其微弱者勿并殺之○承文院副校理皇甫恭狎忠清道來野
人六十二名教向江界是三運也○戊寅輪對經筵○禮曹啓 王世
子印方三寸議政府印方三寸二分五釐實爲無等議政府於 王世
子印減一分爲二寸九分從之○承文院進遼東遣子弟入學奏草

上覽之欲就差千秋使奏達令承文院提調議之黃喜等議曰就差千秋使奏請可也鄭招獨曰通聖經則吏讀文字餘事耳并錄奏本似爲未便高麗時 太祖皇帝准請後終不入遣非差事也今不必援引奏請宜請入學國子監不宜并請遼東鄉學且爲父母必懷其子爲子必思其親此人之常情宜選揀好學之輩入遣不募自願而入遣則徒思戀父母妻子悠悠度日來還猶夫人也何益之有此事非輕廣問施行何如啓從黃喜等之議○已卯視事 上曰 皇帝勅諭童猛哥帖木兒曰與婆楮江野人同謀虜掠朝鮮邊郡猛哥帖木兒父子觀此必謂本國告訐於朝廷本國所奏之意不過聲滿住之罪而朝廷之勅若此者無他猛哥帖木兒於滿住連戚必與此謀且欲止彼我之戰而已非我告訐而然也予欲以此意開說野人領議政黃喜以爲今降勅書雖非本國之意若本國辨明其事是指上國爲非無乃不可乎不若不言予甚然之卿等之心以爲何如左右皆曰黃喜言是 上又曰若野人來言汝國訐我于朝廷則使邊將言曰非本國訐汝以汝等連戚於滿住故有此勅勿以我國爲疑何如吏曹判書許稠啓曰雖言之彼必不信不若不言判書申商曰若不言則是我國似若訐也雖言之豈以朝廷

之勅為非也但論我國之本意使邊將言之似為便益 上又曰遣子弟入學予每思之父母妻子相離之情誠不忍也然本國事大之要專在漢語與吏文今本國通事粗知自說而不能審聽華人之語所係非輕不可不慮昔在 太宗之世嘗欲奏請判府事下季良止之曰本國通事所習之語猶可以事大何煩奏達其事遂寢在 太祖高皇帝時琉球國遣宰相子弟入學 皇帝甚嘉其事予以為吏文則本國之人雖未盡解猶可以文辭達之至於往中國以言語奏達之事頗多中國之人所言之旨尚未審聽安能專對乎夫言語毫釐之間萬事差誤誠為可慮故命承文院修草請於遼東鄉學入學朝廷以外國子弟入學為美事然但請入學遼東似為未盡况北京道路頗近請於北京國子監或遼東鄉學入學載於奏本何如許稠申商曰可即命金聽改修奏本諸臣皆出獨留啓曰歲在丙午出蒐橫城而都城失火辛亥之春講武平康行至每場院人馬冒雨死亡今年四月安城雨雪且今彗星常見又橫城講武之行道途遐遠日數過多請行於鐵原平康等處且地理書曰有谷則有水以此觀之地下應有水何必鑿池以加入為乎此是不急之務請停其役 上曰地理之說上大夫皆用之國家何

獨不用地理之說非正理則卿之言正大矣指以某事非某事非則不能洞觀而非之可乎講武亦軍國重事不可廢也卿之言亦非洞觀利害之說也 上稍有不豫色曰卿言豈誤耶予乃不賢而不能耳細退 上問代言等曰安城之地雨雪之災汝等聞之乎皆曰未聞 上曰宋李沆有災異之變報未至沆先奏之然豈以不實之事奏之乎聞災異之事而啓之羨意也不實之事不可啓也且丙午之火災辛亥之風雨豈因講武而然歟矧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古人之制也我 祖宗制爲春秋講武之法亦且擇定其地此 祖宗爲民除害而誠後世之取則者也又况上爲 宗廟以供俎豆訓鍊兵卒以講武事則豈計小弊而廢國家之大法乎且今鑿池之役非予惑於地理而敢爲之爲萬世都邑規局而設也予若惑於地理則景福宮虜王滅候之地也且卜者曰居此室則不過今年予不或焉仍居不避是豈惑於地理乎遂罷朝命承政院曰謀國不如治家今之士大夫在家則鬼神地理之事無所不爲出於朝則皆爲高論以斥之鑿池而將有利於國命也罷鑿池而終有害於國亦命也即下旨罷鑿池等事知申事安崇善等啓曰鑿池既成而罷之不可也請議諸鑿池監役提調然後施行 上從之

召提調申商成抑等議之僉曰鑿池功役既成而寢之是虛費民力也
 我太祖開國以地理之說定都地理之說不可廢也明矣豈可以一
 人之議而罷已成之命乎 上從之○輪對經筵○平安道都安撫使
 崔閏德馳報婆猪江野人王半車等四人賫李滿住書乞受所掠家產
 饋以酒饌二人回歸王半車及甫介願欲上京朝見 上令注書往議
 于三議政家權軫孟思誠曰從願上京便益黃喜曰今當使臣之來
 不必上京令都安撫使崔閏德回答還送便益又令議政府六曹更議
 知申事安崇善啓曰臣心以為今雖使臣出來然今降勅書內辭曰謹
 固邊鄙輯和鄰境則野人之往來何嫌於上國乎倭人之往來本國上
 國亦詳知之則何獨嫌於野人乎而况來者不拒載在聖經今野人慕
 義投降則聽從其言是聖人包容之德也矧茲征討之後手理宜聽從
 不必更議 上曰正合我意毋有他議但議曰今當講武日逼欲使人
 言曰今 殿下講武畿甸宜急上歸若彼人勞不能馳不及上來則欲
 於講武所率來何如黃喜等曰何必言講武之事而汲汲率來乎宜徐
 徐率來而令禮曹厚慰言曰 殿下講武畿甸汝等姑留似為便益且
 此輩雖小土之人然數往中朝所見廣矣率詣行幸所甚為不可 上

從喜等議即令經過各官厚慰以送○吏曹啓諸取才衙門雖屬散及去官者並皆還仕本司不廢本業獨圖畫院諸員去官則雖年少者並皆還鄉與諸衙門格例不同除年老無才者外令仕本院每於歲末取才仍差行賸使不廢業從之○禮曹啓來十月初一日朝賀始令百官著公服從之○九月庚辰朔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經筵○辛巳幸東郊觀放火砲曾命軍器監新作火砲箭一發或二箭或四箭至是試之曰始作此法恐不能成以今親之一發能放四箭矣○刑曹啓大明律鬥歐及故殺人條云凡鬥歐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故殺者斬若同謀共歐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者絞元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餘人各杖一百雖用金刃傷殺如四肢不緊之處則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於死若虛恟處刺殺則本雖是鬥即有害人之心官吏推覈之時自服有意傷殺者論以故殺自陳初無殺害之意者論以鬥殺一從罪人之言以爲經重因此愚者就重奸者就輕謹按唐律鬥歐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者斬雖因鬥而用兵忍殺者與故殺同疏議曰以刃及故殺者謂鬥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鬥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各斬罪今後除四肢不緊處外虛恟處刃傷致死者依唐律施行且同

謀共歐人先後輕重分辨爲難者推覈之時率皆牽合取辭輕下手者或入重下手者或出因此生死顛倒又按唐律若亂歐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鬪者爲重罪餘各減二等疏議曰假有人群尙共鬪亂歐傷人被傷殺者不知下手人名又不知先後輕重若同謀歐之即以謀首爲重罪其不同謀亂歐傷者以初鬪者爲重罪自餘非謀首及非初鬪各減二等今後未分爲重下手者亦依唐律施行從之○壬午千秋使二曹參判朴安臣奉賀盞如京師上不豫不親拜箋百官拜箋如儀仍奏請遣子弟入學曰小邦僻在海東人才鮮少文學一節傳訛承謬未能精通深爲未便謹按史冊新羅高麗自東漢以來至于唐宋請遣子弟入學隸業又於洪武五年間高麗亦嘗奏請欽奉太祖高皇帝聖旨高麗國王欲令子弟來國學讀書我曾聞唐太宗時高麗國亦嘗教子弟來入學這是盛事又想子弟遠來習學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半年要回去交他回去雖然聽從其便但爲本國遠處海東比至京師水路經涉海洋陸路不下一萬餘里隔離鄉土爲父母必懷其子爲人子必思其親此人之常情恁中書省回文書去交高麗國王與他臣下每好生熟議若是那爲父母的願令子弟入學爲子的聽受父母

之命來學者交高唐國王差人好生送將來欽此乃因本國比至南京經涉海洋來往艱辛未曾發遣臣今竊詳北京國子監或遼東鄉學道路頗近願遣子弟讀書未敢擅便謹具奏聞○就差通事司譯院注簿金玉振管押被虜人凌真等八名解送遼東都司○知德川郡事李仁淑知平海郡事盧從德知草溪郡事安季仁辭上引見曰勸農桑慎刑罰體予至懷○傳旨禮曹入學子弟選揀條件與承文院提調同議以聞○甲申吏曹啓勤勞王事臣子職分之所當爲雖有安民定遠之功不可矜伐論功行賞人主之權尤非人臣所當自請近年以來冒進之輩及胥吏工匠小有功勞則輒受提調薦狀僥倖受賞苟未成就或至於擊鼓申訴若此不禁其流之弊將或至於下之事上非出於誠心而上之御下亦必以官爵爲售然後可得而使也今後自伐功勞自求薦狀一皆禁斷以杜人臣懷利事君之漸口傳衙門前衙官負例當薦舉者不在此限○咸吉道監司據慶源節制使呈啓千戶李綱等四人來言曰與都指揮裴俊還歸斡木河路遇賊俊等十三人竄于山谷吾等奔還未知俊等生沒又搃旗劉昇等來言曰十五日遇賊相戰奔潰而來他人生沒未可知也慶源節制使延入城內親自厚慰綱等欲尋俊還

向翰木河○兵曹啓甲午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公私婢子嫁平民所生
年滿十五者並給奉足依保充軍例分左右番使之供役從之○傳旨
兵曹子疾未逾講武期逼雖少愈初九日必不啓行今秋停橫城之行
欲於平康七八日講武其速諭于京畿江原道○乙酉義禁府啓全羅
道強監金通者等十二人律該斬從之○諭平安道都安撫使曰今與
野人言曰前日征討乃邊將所爲故其時邊將國家已曾貶黜則似爲
有理然命將致討之意已曾奏聞而對辨于禮部野人豈不知哉名正
言順乃可服人須知此意且和親雖美事觀其有可和之勢然後與和
則爲長久之策若汲汲求和非出於誠心則不可恃也俘虜野人還送
時復見妻子者必喜矣其見殺者怒猶未解交割之際尤宜謹慎勿令
本國人輕易越江今雖使臣入歸時彼人生變不可保其必無也咸吉
道監司報云裴指揮率軍入到翰木河野人等侵殺指揮率領軍人其不畏
使臣如此勿恃使臣周密布置○丙戌葺城僉節制使朴訥生辭上引
見曰慎刑字民○遣通事宋成立往慰裴俊頭目赫連等○婆猪江野
人王半車等二人來○丁亥以尹處恭爲濟州宣慰別監往慰安撫使
金裊賜裊衣一襲仍使處恭第其捕倭軍功及訊問倭寇事變以來○

賜王半車等二人衣服笠靴○賜軍器監判事李堅基副正孟孝曾判
官鄭興孫注簿邊尚覲直長權孟貞錄事鄭永等馬各一匹工匠九人
米各三石以新造一發二箭四箭火炮故也○戊子彗星微○濟用注
簿閔普和殿最連三中罷職未滿三朔除司贍注簿司諫院勅吏曹正
郎南簡佐郎金孟獻等判書許稠知申事安崇善避嫌 上命令就職
召司諫院教曰連三中而罷職者不三月而叙用誠爲未便爾等之劾
是矣然吏曹豈有徇私本無定期因循而然耳其勿劾之召南簡孟獻
等教曰普和連中見罷未閱三月而除職何哉雖普和有才德當授官
職啓達事由而除職可也罷黜未久且不啓而除授甚不可也○司僕
提調啓濟州所進兒馬並皆體小良馬絕種將來可慮令訪良馬蕃息
條件以啓一國屯馬內體小有咎馬令濟州守令監牧官揀擇出陸一
自築牧場以後水草不足馬不蕃育許於場外陳荒之地隨宜出放一
公私屯品好壯馬以父字烙印不許出陸已曾立法然私屯馬則其本
主不願後慮並皆放賣其出陸時如有父字烙印者還給本主每於私
出陸時濟州各官具其毛色及馬主姓名報于監司監司令下陸處守
令考察一濟州境內曾畜體小壯馬限日告官作驕如有犯令者沒官

從之○己丑命左代言金宗瑞往議于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調曰今來
婆猪江野人王半車等乞受許和教旨而還下教旨無前例固不可也
若禮曹若兵曹若議政府承教移牒何如領議政黃喜等議曰今來一
二人之言未知出於酋長雖有司承教之文似乎輕易且中國衛分不
可私通文書若誠心歸順則只說待之如舊之意吏曹左叅判金益精
等議曰今來人之言雖不可信既受李滿住公文來言和親之意禮曹
奉王旨移牒備陳不睦之由兼述和解之意何如 上曰更議歸一以
啟黃喜等議曰通書斷不可爲也乞以子弟來質又欲朝見則義不可
過孟思誠等議曰今來野人心誠求通書則不可過俱錄野人請書之
意繼曰汝等有搆釁端不得已往討如其改心納款則必當待之如舊
以此禮曹承教移牒無害於義自今其來朝者與子弟入侍者並皆許
之合乎時宜 上曰姑從思誠等議○賜婆猪江野人宣赤時衣服笠
靴○兵曹啓別軍內元屬別軍者則年雖六七十猶屬壯牌頭隊長士
官及隊長隊副作散而移屬別軍者年滿五十則移屬老牌軍額日虧
有乖軍國重兵之意自今雖年五十並令隸習火炮其才熟者年至六
十方許移老牌從之○江原道都觀察使趙資以陞資憲進箋謝恩○

庚寅御勤政殿受群臣朝婆猪江野人亦魯○吏曹啓洪武禮制應天府
申五軍都督府大明律申六部則申字臣下自中相尊之辭非啓達君
上之辭也國初因高麗之制凡啓達之事皆用申字至今不改誠爲未
便乞改善申曰善啓申呈曰上言謹申曰謹啓申聞曰啓聞知申事依
國初官制稱都承旨諸代言稱承旨何如從之○禮曹啓大司成權採
等上書曹與詳定所同議以啓一依宋朝故事無時取士條式年取士
之法依舊式年間或一次或二次不拘額數別例試取一都試高等者
十人直赴會試條依高麗考藝直赴之法高等五人直赴會試一居館
生除授教導條教導取才之法載在六典不可輕改一申明升補之法
門蔭之數毋過三十嫡子外衆子皆令赴于學堂條依上書一給饌具
米條姑勿與行令繕工監修葺條依上書從之○議于議政府六曹其
一平安道監司啓崔真到安外與經歷金徑言曰前囚中和尹思彥予
之族弟熙川千戶尹熙富弟也因醉不知族親而使之囚禁觀此則思
彥爲熙富之弟明矣使臣稱請族人或有非眞者矣然本國佯爲不知
以族親待之雖非族人亦有因使臣之請授以官爵者至於此人論以
假稱似乎不可雖只誅金乙丁猶足以知戒矣熟議以啓黃喜等曰使

臣既曰族第尹熙富之第則分辨難矣姑置勿論然今已拿來只取熙富之招然後還放爲便崔士康曰以思彥之言觀之熙富之稱族非其真并熙富拿來推鞫假稱之罪明置於法從喜等議其二招安咸吉道新地隱居人多送軍兵固不可也寡約以送亦不可也古有反間今欲募得自願者佯與隱居人備陳同居之意觀其處人物多少土地肥磽以來別遣人布置何如黃喜等曰探知其處李興唐余思兄姜元進于京中細問形勢遣人招安庶乎得矣從之○辛卯知巨濟縣事安萬辭上引見曰今年禾穀不登賑恤民生且慎刑罰○遣僉節制使河漢率軍官護軍朴培等三十人往戍甲山等處○禮曹啓聲樂之理有闕時政今慣習鄉樂五十餘聲並新羅百濟高麗時民間俚語猶可想見當時政治得失足爲勸戒我朝開國以來禮樂大行朝廟雅頌之樂已備獨民俗歌謠之詞無採錄之法實爲未便自今依古者採詩之法令各道州縣勿論詩章俚語關係五倫之正足爲勸勉者及其間曠夫怨女之謠未免變風者悉令搜訪每年歲杪採擇上送從之○術者崔揚善上書言陽星峽及主山路斷之義啓下書雲觀○乙辰咸吉道都巡撫使沈道源啓定平永興預源比青等各官軍人築慶源城乘夜獮曰

賊來成群逃散慶源節制使使人追捕拒而毆之但拿數十人以囚令各其官守令押到畢役監司來任吉州鏡城等處過其逃軍若有乏糶者量給吉州鏡城糴米何如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仍令致仕權軫判院事河敬復等議曰今慶源築城之軍浮言惑衆因以逃散不可不懲然軍人之數不下數千焉得人人而罪之乎只罪領率者其拒逆之人置之極刑以懲後來何如僉曰遣義禁府官吏率領之人即論逃避差役之罪拒逆之徒及首唱逃散者加械牢囚上來後更議區處又議曰慶源之城今不畢築則彼人往來瞻視不嚴若欲畢築則今當凶歉不忍役民處之如何僉曰民生艱苦誠爲可恤然釋此不懲則後人何鑑並懲還役須於今秋畢築如或天寒雨雪則理宜停役令監司觀其時勢量宜布置上從之命書事目授義禁府都事柳湯以送其一曰逃軍則所在官守令並皆押率赴役以懲後來監司亦限事畢往住吉州鏡城禁遏逃軍其浮言惑衆者首唱者拒捕者加械牢囚其領十名或五十名或一百名者論逃避差役之罪一與監司都巡撫使言軍人冒寒致死可慮令備雨具禦寒之物若值天寒雨雪並令還放禮曹啓慶源府築城驚時動浮言走入木柵踐踏致死軍人四名依例

致祭從之○癸巳親傳望祭香祝○司憲府啓辛以剛曾任德山貪汚
犯贓已經赦宥雖不得治罪宜懲還贖物不復叙用從之○乙未御勤
政殿受朝○漢城府啓城中空地許人自占而官為審辨量給然其自
占者類多妄冒因起訟端實為雜亂今後諸有文憑四標內空地勿許
折給從之○命安崇善議于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曰行司直將
英實其父本大元蘇杭州人母妓也巧性過人 太宗護之予亦恤之
壬寅癸卯年間欲差尚衣院別坐議于吏曹判書許稠兵曹判書趙末
生稠曰妓產不宜任使於尚衣院末生曰如此之輩尤宜於尚衣院二
論不一予不敢為其後更議大臣柳廷顯等曰可任尚衣院予從之即
差別坐英實為人非徒有巧性穎悟絕倫每當講武近侍予側代內豎
傳命然豈以是為功乎今造自擊宮漏雖承予教若非此人必未製造
予聞元順帝時有自擊宮漏然制度精巧疑不及英實之精也能製萬
世相傳之器其功不細欲加護軍之職喜等曰金忍平壤官奴驍勇過
人 太宗特除護軍不持此也如此之輩受護軍以上之職者頗多獨
於英實何不可之有 上從之○丙申視事 上謂諸臣曰須擇年少
聰敏者入學然後專心鍊業為後日大用若取文行已熟而不擇

年少則纔習而還即至老衰不可用矣勿論衣冠子弟及鄉貢凡民擇
年少而聰敏者蓋鄉貢凡民之子弟欲爲起家者也或有不憚之樂爲
之者黃喜啓曰徒取年少而不以才行則言語舉止必不中節宜擇成才者
上曰年多者已成計活必思其妻子雖令入學悠悠度日廢業而已
若年少者則言語舉止雖或不中中國人以其爲年少而然也且年少輩
但思戀父母而已妻子計活之情則不如年多者之爲甚也許稠啓皇
都道途遙隔父母妻子之情不可勝紀如不得已入學遼東鄉學爲便
上曰予初欲奏遼東鄉學然外國入學中國中國以爲盛事不予國學
請于鄉學似爲未便故國學遼東并奏若蒙奏准雖入遼東鄉學可也
若遼東不遠有父母者往來相見且本國人絡繹不絕音問易通猶云
可也安崇善啓曰若徒取年少不取才行至於鄉貢凡民之子弟亦令
送之則不知事理必爲中國所笑乞送衣冠子弟之有才行者 上曰
此事人所不樂然關係至重不可廢也二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子
弟二十人擇選以啓予謂衣冠子弟固當先擇然鄉貢凡民之子弟豈
無可取者乎宜并擇之子弟衣服則予將官備以給之崇善啓曰宜厚
待以慰父母妻子之情幸甚黃喜又啓曰今年各道率皆凶歉來春賑

濟之事不可不預圖許稠從而啓曰小臣所聞亦如黃喜之言各道監
司仍等毋逆何如上曰來春遣人察其賑濟勤慢可矣喜等啓曰
上教允當上謂崇善曰入學子弟之數以二十爲定及第生負爲先
揀擇其赴京時支辦諸事與尉安本家令禮曹同承文院提調磨鍊以
啓崇善對曰遣子弟入學非特中國之盛事本國之望亦非止於通漢
語而已豈可遣庸流及鄉吏之子取欺於中國乎上曰然上又謂崇
善曰大臣每言各道之歉然京畿則予聞稍稔崇善與諸代言等啓曰
果如上教乃傳旨各道監司今年收獲食至何時還上賑濟何時給
其考以啓仍命吏曹函歉各道監司雖期滿勿逆○先是刑曹條陳疑
罪曰晉州囚戶長姜隱奴大文逃出已三年隱尋大文欲捕之大文以
石投隱拒而逃之善山囚姜達背本主投于延昌君之第扶執本主頭
髮使之仆地踏頭髮就腋脚罵曰狗子吾今亦爲汝奴乎咸陽囚李叔
蕃婢小非年十五憚本主私焉以刃落本主頭頂而傷典獄囚天外其
主金從革到天外戶扶執頭髮而杖之天外欲脫而走拔佩刀刺從革
手指及額腮傷破出血亦裂衣袖五處訊杖五次押膝五次皆曰欲其
悅走而已本無殺害之心上項大文姜連小非等罪疑不可以赦文謀

殺主論之也天外時表得情干於疑罪放出何如今政府諸曹同
議以啓大文之罪黃喜孟思誠許稠盧閑安純申商崔士康趙啓生金
益精權蹈金孟誠鄭淵朴信生皇甫仁曰可貸其死成抑曰雖非謀殺
以石投本主而拒之則宜以死論姜達之罪金益精權蹈金孟誠鄭淵
曰可宥許稠安純盧閑申商趙啓生曰不可宥朴信生皇甫仁曰旣厭
本主投托于他又見本主暫無畏忌恣行毆打宜以謀殺論黃喜崔士
康成抑曰今刑曹更覈元情後更議何如小非之罪僉議曰可宥天外
之罪黃喜孟思誠許稠安純盧閑崔士康金益精金孟誠鄭淵曰拔佩
刀刺其主謀殺情迹已見豈可以忍刑不服輕論乎趙啓生成抑申商
曰逃奴被執於主涕泣哀辭可也拔刀衝刺非一處則其情豈異謀殺
依謀殺律以嚴奴主之分上曰看此天外姜達之獄皆無謀殺之迹
但刃與手足有異其毆主之罪一也皆當以毆家長律論斬矣本條無
用刃加等之文雖用刃若不至死則不可捨本律別求他條也然則刃
與手足雖有深淺依律定罪宜無輕重若用此律則二奴皆在赦例今
議以用刃傷主者勿論赦宥欲置極刑手足毆主者俾蒙赦宥釋不治
罪然其毆主陵犯之惡一也初無謀殺之心亦一也而或蒙宥或受刑

何也或曰皆當以謀殺論也予亦以爲不然假令無赦宥則以謀殺論
斬乎以毆主論斬乎必以毆主論矣然遇赦宥而必欲殺之別求他律
可乎更議以聞○司憲府啓禮曹受教臣下毋得用大狼皮白魚皮裘
鞍子集賢殿副提學以下毋得用龜飛兒青斜皮穗兒三綠漆鞞銀鐙
子黃銅事件水牛角邊青鹿角牙絲等物以別尊卑其令前已造者今
攸司定限著標然鞍子或至數十年不毀如或奸詐之徒限前新造托
以著標長年行用則非惟法立不行臣子不得僭用之物著標行用尤爲
不致乞除著標定限一禁從之○工曹判書趙啓生啓曰三別窰燔造
瓦見在一十五萬餘張日督平民買之不能買焉勿論貴賤和賣何如
上曰爲平民燔造何無給士大夫家戶乎平民無買者則停來春燔
瓦○知申事安崇善啓曰朝廷使臣隣國客人詣闕時及禮曹宴客人
時光化門外防牌列立若其常時則專不列立彼人豈不知之且中區
無防牌列立之制自今除之但加把各門者並令著甲以嚴瞻視何如
上曰今兵曹磨鍊以啓崇善又啓曰大小朝會時儀仗序於東西與
南廊簷下稽諸古典及中朝儀仗序立之處皆序於左右不序於群臣
之後依古制序於左右何如上令集賢殿考古制以啓崇善又以

司僕提調鄭淵之言啓曰各道放馬之島四十七放牛之島九今年孳
息馬匹之數五百餘匹以此觀之則不出數年馬匹之數必不能記焉
本司官員相繼數逝誰肯用意磨歔乞以本司官員及蕪官擇其可者
分掌各道牧場俾久其任何如 上曰淵之策善與司僕提調同議以
啓○丁酉輪對○上曰今聞康寧殿伐石軍康仁壽爲石所擊而死予
甚悔焉竊聞高麗之時宮室不備人君或居臣僚之家至本朝我太
祖營建宮闕無不周備予承 祖宗之業乃安斯宮允諸自奉之事一
皆頽絕只緣康寧殿隘漏暫欲改繕即令撤去因此工役連起迄今未
迄大抵世治民安則侈心生而營繕起矣今承 祖宗貽謀隆平至此
宜當謹慎而仍居舊室可也乃以溢漏爲改而致人命頽絕悔之何
及比者慕華館之役大平館之營連年繼作然此皆爲朝廷使臣館待
之處亦國家之公役雖致人命之死亡至於百數豈如營我居處而致
一名之死乎其於營宮室既著我不德而令又致人於死予之過失益
著矣雖賜之賻米百石安能塞其父母妻子哀戚之心然欲加給於常
例安崇善等啓曰臣子之趨於王事而致死非獨此人焉得人人而特
加吊恤况允民之死於王事者致祭致賻邦有定法乎雖然今仁壽幸

赴官闕之役不得其終闕于 天聽宜加常例請給米十石以資喪葬
之需以慰父母妻子之心 上曰然乃賜米豆共十石○傳旨戶曹由
歉各道除弊條件其議以聞○鑄鍾所赴役水鐵匠十五名賜布有差○
戊戌輪對經筵○傳旨戶曹平安道間延江界兩邑 既經賊患又值
凶歉民生可恤蠲減今年貢物司僕寺提調啓近因加設牧場牛馬之
數倍多故其損失生產之數官負二人不能精察孽息多少糾察無由
請於京畿牧場十七忠清道七咸吉道五全羅道十二平安道三濟州
二慶尚道四黃海道七令本寺祿官兼官分掌糾察其勤慢令提調檢
察從之○吏曹啓今新設慈城郡屬江界道中翼請依他郡例差定千
戶二百戶四翼令史六其千戶一江界道中翼千戶差下從之○已亥
進獻候上護軍許之惠馳啓龍鳳站路上遇百戶王欽舍人王武欽言
奉勅到忽刺温地面推刷本國人忽刺温人曰前年十月時到朝鮮地
面虜掠人口回來路上遇張內官虜掠人六十四口盡奪無有未還人
口予欲知未還人數將同崔孟兩使臣復命向本國出來召政府六曹
參判以上議曰今王欽王武無公幹只以會見孟崔且欲知未還人數
而來若留義州而孟崔還江界直到王京即彼必曰予亦上京會見孟

崔孟崔亦曰招請則無以爲辭今遣朝臣率歸江界令會崔孟仍言曰大人已見孟崔何必到王京勿使率來可也若強欲來而崔孟亦強之則答曰前者朝廷官人到本國則必有公幹本國館待王入亦必欽依施行矣今官人強到王京則本國必將是由奏聞然後接待何如趙啓生金孟誠鄭淵許誠皇甫仁禹承範曰一依上教施行李孟昉鄭欽之金益精權蹈朴信生曰本國不得接待之辭依上教可也至於江界率歸之策則臣等以謂不可江界既有賊患又值凶歉且因使臣支待民生可惜今又率歸則其於艱險道路供役轉輸之勞可勝言哉臣等以謂姑留義州待孟崔回來今會於安州等處而還送可也黃善孟思誠安純盧閑申商曰遣人慰之仍曰大人無公幹本國難以接待大人何以稱號本國何以待之且崔天使已傳聖旨回去忽刺溫地面回來與否亦未定知則大人之到留邊郡似爲不可聽其答說回啓然後更議其二曰崔真家舍之請卿等獻議曰聖旨昭昭不可聽也予更思之今崔真委來之事非是本國之喜事雖怒亦不得爲禍於本國然使人憤怒那似使人喜悅且世子朝服之賜亦有功焉予欲給緜布則四五十匹米則四五十石仍言曰本國畏法未得如心只贈薄物以添

打瓦之萬一何如申商李孟昉鄭欽之金盞精金孟誠曰如不更請則
國家似若不知如其更請給麻布二十匹似為便益皇甫仁曰可給綿
布五十匹趙啓生權蹈鄭淵朴信生禹承範曰再降聖旨勿聽所求之
物則何必給之臣等以謂不可許誠曰理宜不聽如其從之則宜使秘
密勿令他人知盧閑曰必有所求之物臨時聽言以給麻布則不過二
十匹其三曰李得生往大平館與崔真之子崔祥飲酒至通事問名時
乃曰李洙族親原其心則因緣李洙欲崔知之也依金乙丁置之極刑
未知何如且議政府啓曰交結近侍內官以走透消息律論之則竊事
情比律亦為未便予亦然之大抵賞一人而千萬人喜罰一人而千萬
人懼只將乙丁置之極刑可以微示後人處之如何申商趙啓生金益
精朴信生禹承範皇甫仁曰原其心則無異於金乙丁宜置極刑以防其
漸黃喜曰情迹未見事干疑罪不可以金乙丁例論宜減一等施行鄭
淵曰金乙丁之事雖見於今日前者使臣之來言其族親者多矣今至金
乙丁加以重刑似為未安盧閑安純曰右人該稱副司正詐假官之律
甚明何棄正律而別求他條強置於刑乎即遣禮曹左察判權蹈于
義州愆欽武等仍令聽其所言以啟賜絲布五十匹于李洙轉給崔真

○庚子輪對經筵○知申事安崇善辭職曰臣性資昏庸材質駑下既無學問之力又無諳鍊之才幸緣祖父之蔭始仕 太宗之朝早忝班聯逮我 聖上即位初政拜臣以禮賓注簿俄遷爲司憲監察歲在庚子春尋章繪旬之末技濫中上第自是累遷華要雖思効於微官猶恐未稱况榮陞於近侍豈敢自期乃於庠成秋除臣以承政院同副代言息出望外未幾又爲知申事 睿眷之隆非臣殞首所能上報思欲罄竭心力期於盡瘁仰報 聖恩之萬一臣之至願也第念今之承政院即古之納言內史中書門下之任也職掌出納進擬庶務宣奉命令百官之本政化之源也而知申事又一司之長揔統諸務其任益重古難其任歷數前人未有如無知昏妄如臣者冒榮而處之也臣之以懸力當重任猶以銜鑿之量當罍樽之器以駑駘之質駕鸞和之車其必至於易盈而溢未遠而蹶者無疑矣惟日戰兢會將難堪職事之意再瀆天聰乞迺臣職未蒙俞允日月滋多憂畏益深臣之陳請非敢希遷秩之幸非敢圖就閑之便非敢詐謙而釣名誠以臣之才不能稱臣之職也且臣年未老又無疾病安敢以苟免自安之計仰干難犯之威乎臣若小飾誣妄 天聰則皇天后土罪臣不貸臣姑舉不稱數事言之

無行足以持身無才可以服人加以心昏神昧臨事茫然言動粗疎富
天語之下教雖極畏慎常不能徧記其曲節而宣傳及臣僚之進奏雖
意詳審亦不能盡悉其纖微而復逆且尋常入啓之事雖不至多每
遺忘其一二又急遽下問之時雖或所知不能陳啓其梗槩以至政令
之施差謬其本末尊書之行稽緩其期會以致政事之曠廢者不可勝
記此聖鑑之所洞照群臣之所共知雖 聖度包容曲加保全奈公道
昭然人心物議之可畏何此臣所以近取光汗流浹背對群臣羞愧滿
顏常懼踰分冒寵之譏也又况傳朝廷使臣之命達隣國交通之書所
係匪輕倘一失機悔之何及是乃日夜憂懼寢食煎慮披肝瀝膽叫閤
之無已也臣之蘊抱甲懷爲日雖久然對 天威而親啓因中官而道
達焉能盡布所懷哉故托之文字之間庶幾下情之畢達伏望 聖慈
察其非僞之誠矜其無二之心解臣職任別求賢能委以責成使杯盃
盞盞各當其用樽罍秣糲皆備其材如天地之造化洪纖巨細咸受其
生臣敢不永安鷓鴣之分益殫犬馬之情保微軀於一生祝 聖壽於
萬年臣干瀆宸聰不勝昧死以聞 上曰雖不以書道達予曾知卿
之至意然終不聽從勿使復啓崇善啓曰此但以不合重任爲辭臣父今

判戶曹國政大小無不預焉臣又爲王之喉舌專掌出納一家父子偏蒙聖恩福過災生理之必然伏望遠臣職事永保終始上曰予不
再言勿復入啓○吏曹啓杠軸切於轉輸要須興用若無主掌之官則
後日必有廢弛之患宜設杠軸局合屬司宰監置別坐二人常加考察
以供轉運使民取法興用從之○彗星在西方天際稀微火星失道犯
女度開國星隔半尺○上曰鷹雖玩好之物朝廷勅令進獻則是乃進
獻之物喂養之方不可廢也本國之人多不識鷹柳殷之文孝宗皆老
深以爲慮予欲設衛以節制使掌其事知申事安崇善曰養鷹本爲進
獻然爲是設衛又置節制使恐非所以示後之意也無已則鷹人悉屬
司僕令其提調兼察其事以供進獻則庶乎便益從之○平安道監司
李叔時傳寫兩王使臣賚來勅書以送其辭曰皇帝勅諭野人頭目木
答儿沙籠加得隆哥南卜哥阿魯古禿魯多額勒肯革等爾等能敬順
天道歸心朝廷在於邊境居住謹守法度朕心嘉悅比聞爾等去年槍
了朝鮮人口頭畜勅至爾等即根尋追取原槍人口頭畜交付百戶王
欽舍人王武同指揮僉事孟担哥來百戶崔真等領去給還朝鮮國王
尤見爾等敬順朝廷之美意故諭召議政府六曹議曰卿等看詳勅書

前者權蹈賚去事曰無乃有加布置之事乎且勅書雖曰同孟崔領去給還朝鮮國王今不率一人而來理宜不接然強欲上來則處之何如朴信生曰待權蹈回啓更議許稠金孟誠許誠曰依前日之議舉義陳說若欲上來則勅書辭緣稍有所據以此條更通於蹈崔士康曰待崔真回來後安州等處相見強欲上來則似難止之盧閑申商李孟昉鄭欽之曰前去事目內頭目官例對接之辭似乎倨慢泛言待接難便之辭何如坐次任其兩王所爲隨宜施行黃喜孟思誠安純曰初不到來則已矣王人已到境上止而不納於禮何如深恐未安開陳艱難跋涉之故以慰之使人請來爲可接待則均是王人依欽差例只除結彩軍威無又迎命之禮即傳旨權蹈欲上來則待崔真一時上來○辛丑改知申事爲都承旨諸代言爲承旨以南陽德爲左正言○兵曹啓鷹人等未有所屬今後皆屬司僕寺今本寺提調檢察其定牌頭及遞兒受職並令本寺磨勘報曹啓聞施行從之○壬寅彗星入西方天際不見○康寧殿告成賜監役官上護軍金滓繕工監正徐仁道護軍張致敬馬各一匹仁道 太宗朝舉於胥吏以能監督土木之役除官至此○王世子及嬪自宗學還入東宮○癸卯還御康寧殿○輪對經筵○兵

曹啓朝廷使臣隣國客人詣闕時光化門外除防牌列立各門直軍士
令著有色甲加數把直以薦宮門從之○安崇善啓曰今頒續六典因循
不行之條頗多令禮曹抄出啓聞考察施行從之○甲辰視事吏曹判
書許稠啓今秋等講武除橫城而移平康非獨老臣之喜人人喜之平康
既爲講武常所道路平易橫城則越大嶺道路險阻又非常所永除橫城
以去其弊上曰平康爲常所橫城非常所非予所知且橫城來往道路
予已知之別無大嶺奚待卿言然後知之哉稠出上曰平康與橫城往來
支持之弊有間乎左承旨金宗瑞啓曰平康橫城支持之事則一耳稠之
言欲除橫城而只以平康爲講武之所而已上曰然○輪對經筵○禮
曹啓對人賜與衣冠等物給於所館有違於禮今後依中國例於闕內
賜與何如從之○禮曹據慶尚道監同關啓初設都會專製詩文故氣
銳生徒爭先聚會試才角藝作新其氣自除製述專委講讀之後生
徒規避赴會之數每年益減大抵講讀經書乃生徒常事若春秋都會
則特選好學問者角藝勸勵也况京中四部學堂亦於六月一朔內十五
日講讀十五日製述等是興學良法京外各異未便自今外方都會五十
日內每三日二日讀書一日賦詩文鼓舞興起以鍊其才以勸其氣其於

講論并講會讀經書所製詩文第其高下並皆明白置簿以憑後考且
每一都會五十日內各取優等三人直赴會試則非惟有乖於精熟鍊
才之意初年都會優等者不必赴後年都會矣每等赴會生徒姓名合
錄待式年前秋等都會通計各等都會講論通否製述等第擇優等三
人直赴則生徒銳意鍊業之方國家鼓舞士子之義庶幾兩得從之○
安崇善啓曰 獻陵守護軍等陵辱祿官幾至殺言京畿監司囚禁推覈而
遇赦蒙宥然其惡至矣上下之間豈宜至此移定他役以他人改定何
如 上曰具錄獄辭以啓○丙午 上講武于平康等處 王世子以下
宗親駙馬及議政府臺諫各一員扈從文武百官祇送于興仁門外京
畿監司南智都事洪深楊州都護府使陳仲誠程驛察訪安尚鎮等迎
謁道左觀獵于檜巖山次于楊州楓川之原○刑曹啓義州人金乙丁
妄稱崔天使族親罪當斬命減一等○丁未獵于加兒之平漣川縣監
鄭之夏奉迎培上獵于漣川之原次于松節院之平○司憲持平李蕪
善司諫院右正言崔井安等啓曰臣等聞昨日讓寧大君來詣行在所
仍令侍衛臣等謂提得罪君父義絕宗社不宜接見速命還第上命
勿復啓蕪善等更啓 上不從○教刑曹曰刑以懲惡使民遠罪古今

之大典我邦自事大以後國人之在上朝者奉使東歸思欲施惠親戚而
有所于請其一族亦欲乘時阿附蒙荷恩德此人之常情故間有愚民不
顧大體貪冒百端妄托親戚者在所當懲近日王人崔百戶之來義州
人金乙丁黃州人崔毛知等假做族屬射利求進崔百戶拒而不聽加以
笞捶暴揚其事予亦駭聞已下有司鞫問情由皆伏誣妄有司請置於
法以示後人予念曩者黃寶敬妄托族親事覺處以重典國人庶幾知
戒而茲猾繼起只緣禁防未立愚民易犯而據置於法予切悶焉故特
不允其請姑從末減自今如有似前交私者非惟假稱族屬几干依附
請托者必誅毋赦載諸令甲惟爾法官體予至意告諭中外咸使聞知永
使愚民不陷刑戮○戊申獵于鐵原加磨之原鐵原府使趙良迎謁境
上次于馬山薦禽于宗廟○司憲持平李蕪善司諫院右正言崔井安
等上疏曰臣等昨日聞讓寧大君禔來詣行在中心驚駭期欲必達俾還
其第而告於承政院答以毋得啓達已有傳旨却而不啓臣等退而思
之備位言官心有所懷不得聞天深切痛憤切謂禔乃得罪君父義絕
宗社雖或斯須之頃固不可接見况於行宮昵侍左右已有日乎臣等痛
念祖宗昭昭之鑑以為何如伏望 殿下念宗社萬年之計終一時

友愛之情敬遵 太宗之明訓亟命還第以慰臣民之望國家幸甚不允○
賜礪山府院君宋居信監段衣一領時三功臣皆已淪沒唯居信及谷山府
院元延嗣宗等二人在嗣宗以病常在第不朝獨居信隨駕○己酉獵于
反浦江原道監司趙資都事權自弘平康縣監崔孝生奉迎境上次于
平康積山之原春進酒饌分賜宰樞及軍士以至賤者○時副元尹碩死
宗親各以親踈爲服 上令隨駕宗親但食肉毋得射獸宗親皆欲馳
射畏 上不敢兵曹判書崔士康參判鄭淵皇甫仁等啓曰講武習武
也願特命宗親射禽獸習武 上曰講武爲軍士之習武也非爲宗親習
武也昔摠制趙定當妹服射禽獸 太宗責之今令宗親射獸則後日雖
無吾命無所忌憚而爲之將貽笑於後世卿等之請人必譏之其勿復言
士康等固請 上不聽行至驅獸之所 上曰子行路思之禮記大功以
上之喪不與宴樂總麻小功之喪無不與宴樂之文命宗親射獸何如
都鎮撫申商啓曰宗親之喪乃小功以下之喪也命射獸何害於義

(B)
732.55
4724
[v.4]
no.19
0163677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19